单身中年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小说 人物表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2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3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4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5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6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7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8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9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0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1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2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3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4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5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6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7）
- 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8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2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3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4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5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6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7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8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9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0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1）
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2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3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4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5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6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7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8）
- 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9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2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3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4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5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6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7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8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9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0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1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2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3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4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5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6）
- 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7）

小说 人物表

老周　四十来岁，以操作各类“项目”为业，在西山市上下各界都混得很熟。为人仗义，好面儿，江湖人称“四哥”。离婚后陡成无比抢手的中年王老五，终日于感慨中时而放纵，时而烦恼。冷不丁也抽回风，来一把琼瑶式的不能自拔，终归还是自嘲着接受无奈结局。站在一览众山小的生命高处，不知该由何处下山。

孙丽　老周前妻，曾如仇敌。如今一切皆成往事，仅构成老周记忆中一道斑斓凄楚的风景。

双萍　老周多年间最稳定持久的情人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精神支柱也不过分。平和温婉，善解人意，是多数男人可遇不可求的婚外梦想。

王校长　老周关系最铁的俩哥们儿之一，自幼同学，深知老周性格特征。跟各界人都处得来，同时还能“出淤泥而不染”。努力想把老周拉回常规生活，为其大肆张罗介绍女友。

老徐　老周的紧密层“狐朋”，常年于四处瞎捅乱戳中寻觅商机，可随时协助老周起哄架秧子。

小庞　老周的另一位紧密层“狗友”，年轻老成，办事周全，一切视老大马首是瞻。

钱越　老周的官方合作伙伴，现任与西山市相邻的西岭市市长。官做得极潇洒，什么好事坏事都不拉下。生活中有点儿小麻烦也没关系，可完全交由老周处理。

沈红　年轻的离婚女人，由外地漂来西山，平日胡乱做点儿生意，茫无目的地四处乱混。头脑简单，为人实在。一度对老周深为倾倒，做了一场真诚奉献，却因不善把握中年男人，很快便成了过客。

小兰　大龄未婚，农村女孩。常年漂在西山，虽无业却能到处蹭点儿吃喝。外表单纯，实则深有心机，秉承生存至上的处世原则，说

来也是无奈之举。以姿色加头脑，在男人间总会有所收获，给老马就好好上了一课。

小青　年轻的离婚女人，但不缺下家。心直口快，老周的异性哥们儿。

冯夏　小青的表姐，离婚有些年头的女人。对生活不太满意，却又难以彻底改变。与老周的关系，处于双方都不肯点开的半暧昧状态。

老唐　老周的另一个小时同学，小有聪明却难在机关里得志。同样离婚了，遂益发放浪形骸于社会底层，熟悉各类边缘地带及闲杂人等。是那种虽在功利角度看着无用，却可以随时喝酒聊天干坏事的朋友。

小方　老唐的鬼混对象之一，单身老女人，肆无忌惮地穿梭在社会上。

老马　老周最为臭味相投的朋友，省城北山市人。多年前将老周带入项目界，并手把手教会老周干种种坏事，后生意做淡了，消费亦开始滑坡，却仍能勉强维持在一种半糜烂状态。常年与老周交流切磋作案经历，互作清醒状点评对方。不留神在小兰这里栽了一跟头，孰料竟成荒唐生涯的绝唱。

娟儿　老马在北山的前任情人，一个傍男人还不耽误找下家的小“省漂”。

李芸　先漂在北山打工，后回到长沙售楼而一举成功。乍看不甚招眼，深交才知是那种能于不经意间摄人魂魄的才女，其擅长的才艺项目恰好能制住老周这种不会轻易就范的老男人。跟老周大玩儿了一把儿女情怀之后，又于巅峰状态戛然转向而去，成为令老周无以言表的远方幻影。

郑姐　老周的商业伙伴，北京的一位小有通天能力的老女人。工作之外，生活亦心乱如麻。

胖主任　北京郑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，小豪爽，小滑头。

翟秘书　一位高层老同志的秘书，懂规矩，城府深，与老周的高超公关能力恰成绝配。

老韩　一个久漂京城的“项目虫”，执迷不悟，出头无期。

苏睿　京城小公司中年女老板，欲望亢劲，来者不拒；老周初时当成是艳遇，久后才知是被她给倒玩儿了一把。

陈霞　西山批发市场女商人，沈红的朋友。泼辣直接，放得开豁得出，有股子赤裸裸的猛劲。

小顾　老周在大众舞厅认识的舞伴，机关清洁工，给老周带来一段温馨的家常生活体验。但她在对此种成人游戏短暂沉迷后，终能清醒退出。

小胖　老周的又一个舞伴，个体商人。留下一段匆匆而过的艳遇，令人颇多开心回忆。

小吴　对老周始终有所保留的舞伴，寂寞的驻外白领，令老周想来不无情趣及惆怅。

小亓　老周在网上发布交友信息后引来的应征者，银行职员，自立能力强，但相貌平平，难入老周法眼。后与老唐混到了一起，倒也天生一对。

小徐　陈霞表妹，外地离婚后漂来西山，做点小生意。形象及性情都好，堪称令老周眼前再次一亮的女子，可惜最终还是阴差阳错。

朱局长　西岭市官员，希望借老周之手向钱越行贿。发明有大量官场邪性理论。

琳琳　“80后”女大夫，有短暂婚史。见识到老周这等成熟男性后，对其带来的红尘景色无比好奇兼向往。尽管她也明知不会跟老周有未来，却又希望能尽量延长相处的每一天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）

1

老周没想到，婚能离得这么容易。

倒不是说整个过程不难，而是最终结果的突然实现，大大出乎他多年意料。前后不过大半天，就完成了由达成共识到办妥手续的全过程，这搁谁也得说痛快。在老周感觉中，则完全跟场梦游一样。

早晨，他躺在床上给老婆孙丽拨了个电话，问她上午有时间吗。孙丽说有。老周说，那咱们的事也再谈谈吧。孙丽稍一顿，说，好，你过来吧。

老周就穿好衣服，出门开车回了老家。在门口小摊上还买了点豆浆油条，拎着上楼，自己开门进去。听见卫生间有动静，估计是孙丽在里面。自己便找只碗，将豆浆倒出一半，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又到冰箱里找了包榨菜，坐回沙发上，夹根油条蘸着豆浆吃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孙丽出了卫生间。一个保养很好的女人，走在街上基本看不出已年过四十。但老周没怎么仔细看她，只是招呼一声："吃饭了吗？还有豆浆。"

孙丽没回答，只是转到一旁的另张沙发上坐下，神色平静地看过来："说吧。"

老周直起身，把半根油条丢进碗里，深呼吸一下，才说："你看，孩子也上学去了，咱们的事，是不是也该有个了结了？"

他停下来等反应。但片刻后，孙丽却只是说："把你想说的都说完。"

老周反倒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想了想，才继续慢吞吞道："这些年，也提过好多次了，该考虑的基本就那几件事。我看，咱们就先草拟个协议吧。"

"你写吧。"孙丽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

老周简直都想仔细看她一眼，这还是那个人儿吗？但他克制住了自己，这点职业素养他还是有的，如同面对谈判对手表露出的宽容，绝不能立刻面露幼稚的喜色一样。何况，眼下即便没像多年来那样见面就咆哮，人家也只是让你先出牌而已，你又怎知人家不是有更狠的底牌在等着你？

老周轻吸口气，目视茶几："两套房子，都归你，将来可以给孩子一套。孩子上学的费用，全由我负担。另外，再给你二十万，怎么样？"

孙丽不吱声。老周抬眼看她，见她有点似笑非笑的样子，似乎在等自己脸红，为自己的不够男人气而汗颜、而羞愧、而无地自容。

但老周的职业素养还是能起到作用，他脸上只是浮现出一种混杂着困惑、无辜、茫然、好奇等成分的神情，随即便伸手拿起筷子，夹起那半根油条继续吃起来。

孙丽依旧不吱声，极有耐心地等他将油条吃完，又将半碗豆浆也喝光。最终，还是得老周开口。

"我这几年的状况你也知道。"老周掏出烟来点上，同样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，"那就三十万吧，但要分期付，一下是拿不出来。"他边说边轻点着头，做沉思状，"每年五万，六年付清。"

老婆低下了头。看来差不多了，老周想。

这其实只是老周刚想到的数字。严格说，今天起床之前，他都没料到会转眼就跨入谈钱的阶段。何况，就在几年前，这数字还是百万以上的分量呢。

"我们也都有点风度，"孙丽把头抬起来说，"该说该闹的，这些年都折腾无数遍了。孩子上学之外的其他需要，我想也不必另加说明，你周建龙不会连这点为人的资本都没有。"

老周眼中瞬间掠过一丝感慨，是那种面对知音的欣慰。可不嘛，有关孩子的项目，压根儿就不必往协议上写。我周建龙是什么样的人，还不到处都是碑吗？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2）

“不过，还有件事你不会忘了吧？”孙丽说，“前几年炒股票，我套在里面不少，主要是听了你那个省中行的朋友提供的所谓信息。你看，是不是可以把账户全移交给你，然后你按成本还给我。”

老周马上为自己方才的庆幸感到可笑，尽管孙丽的此类战术说来尚属正常，杀伤指数大致可算是温柔一刀。这在商业谈判中，叫做良好气氛下的自然加码，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，便是肉都买了，还差那点儿葱花吗？

当然这葱花的价钱也不便宜，不过确实无所谓了。老周爽快地接受了孙丽关于股票成本的估价，包括目前账户上虽不显示，却是在前面不断割肉调仓所带来的损失——反正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——同样分摊在六年内付清。至于前面赚到的钱就不提了，那完全是对她投资智慧的正常回报。

俩人带齐有关证件，去了离婚登记处。排号的人还不少，尤其让老周开眼的是，有对年轻男女，竟是女的坐在男的腿上，看上去比结婚登记的还亲热，直到拿上小绿本之后，依旧搂着腰款款而去。老周夫妇不禁同时以眼角余光扫了对方一眼，似乎既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，也为彼此间没有大吵大闹而颇有共勉之意。

很快，俩人也分别拿到了小绿本。如今办手续的简捷程度，比早年的传闻中似乎大有提高。也有些没拿到绿本的，都是对有关事项了解不全面，需要按规定进行某些补充。而这对老周来讲，已不成其为问题——这些年间早咨询过多少遍了。

老公老婆，转眼就成了前夫前妻。

老周又开车把孙丽送回家，一路上俩人一言不发。停车后老周偏过头去点了点，孙丽毫无反应，开门下车而去。

老周又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几秒钟，然后才脚下轻踏，驱车而去。手足间的动作有点慢镜头味道，犹如电影上的告别场面。

2

来到办公室坐下，老周拿出手机，将方才未及细加处理的电话及短信逐个回复一遍。一看表，还不到中午，可见一大早的效率有多高。

他点上支烟，起身在室内走来走去。今天的事发生得突然了点儿，需要些时间来消化。

简单说，是有点儿接受不了这一事实。早晨回家的路上，还以为无非又是跟往常大同小异的一次不欢而散呢，所以才行动得那么不慌不忙。没想到多年期望的时刻，居然如此轻易就能到来，莫非这就是由量变积累到质变了？说不好。

往事历历，混沌如烟雨。

在熟人们印象中，老周早年的恋爱时光和婚后的厮打岁月，都充满了经典事例。恋爱时的经典是，纵有重重险阻，却无法阻挡相隔千里的俩人走到一起。厮打中的经典则是，孙丽常年将他恨入骨髓，却又死也不离。

厮打间，一晃十多年。这期间他的生意干得五花八门，总体是由辉煌步入了低谷，由老板变成了打工仔。尽管，他现在的老板在他面前客气着呢，私底下从来都是叫他“四哥”，而他也可以对老板直呼其名。但老板就是老板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人家可以对你礼贤下士，你却不能不拿自己当外人。至于表面上的和谐气氛，则无非双方都是明白人，都将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罢了。

此间的多场离婚战役，皆以他屡攻不克、无奈退却而告终。用朋友老马的话说就是，你老婆就拿你消遣解闷儿呢，反正又暂时没下家，再要是成了被你甩掉的怨妇，那多没面子！这话虽听着损了点儿，倒也不无道理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3）

其实更现实的原因在于，一是孙丽要价太高，再就是孩子还在上中小学，后者是更主要的制约因素。每次无论俩人吵得再凶，只要那黑小子吼上一嗓子，“你们都给我闭嘴！”登时就鸦雀无声。

在少爷这个真正的家长面前，无论你打算离婚的理由多充分，一想到可能会影响他的“学业”（多神圣！），便都不成为理由。尽管这臭小子学得并不咋的，起码比老周当年差的远。

终于，几天前少爷离开了家，去外地一所大学读了个自费专业。对学校无论满意度如何，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。此时将离婚的旧话重提，也就顺理成章。

再加上老周多年来对外呈现的单边下跌形象，显然也为今天的顺利签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想到这里，老周不禁有些黯然。看来自己真是没了利用价值，连当初厉鬼般的老婆，都不屑于继续纠缠了。

随之，他脑海中又闪过另一丝念头：该不会是，她真已找好下家了吧？要不然闲着也是闲着，怎会轻易放过自己这多年玩熟了的猎物？

不过即便那样，也都不重要了。老周摁灭烟头，在转椅上仰身长叹。只要自己已得到了想得到的，又何必在意别人获取多少呢！这也是他多年一贯的商业原则。

电话响，是老板打来的，说中午有个饭局，要他一起出席。

正好，他娘的好好喝几杯。老周欣然应允，随即长身而起。

3

四小时后，老周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。

晃晃脑袋，似乎还算清楚，但怎么回来的却没记忆。以往的白天里，这种情况可不多见。作为一名职业酒徒，中午这点酒本不算什

么，之所以突然躺倒，估计跟没把好节奏，喝得比较急有关。看来小人得志的尾巴还是憋不住往上翘。

他起来洗把脸，坐到办公桌前，又点上烟，将一口烟雾长长地吐出来。感觉自己仿佛是个端坐山顶的老仙，正眺望远方的红尘世界。

这个办公室归他专有，尽管他在本公司无职无权。

他常年跑各种项目，目标主要是国家以种种名义扶持地方企业的多类基金。原理上就是，中央出于某些阶段目标的考虑，譬如环保节能、无公害食品、循环经济、研发升级等等，拨出许多钱来，希望能用到各地真正需要的地方。这在企业眼中，自然无疑于悬在天上的一块块肥肉，没有不向往之理。但光向往没用，你若不能证明自己的需求最合理、最迫切，肥肉肯定不会自动掉到你嘴里。而这其实也正是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难处，即如何能从各地伸来的无数只手里，辨认出哪只最值得给予。这就要看谁最能按照有形和无形的程序，以最恰当的方式来达到目标了，结果便催生了一个行当——跑项目。好汉老周，正是该行业里的资深者之一。多年来，他曾给多家企业跑来过大笔资金，在西山颇有名气。其江湖形象基本就是一棵活生生的摇钱树，仿佛谁抢到他，谁就能得到国家的便宜。

当然说来容易，这种天上掉元宝的好事儿，现在也是越来越难操作了。谁都不傻，神州到处都有手眼通天的能人。如今运作一个项目，卷入其中的要人已越来越多，整套流程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任何意外、偶然的因素都有可能突然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，种种暗箱猫儿腻的高技巧程度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老周在这原本轻车熟路的老行当里面，运作的周期同样也开始越来越长，最终成果却逐渐打起了折扣。总之风水轮转，一切都不比当年了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4）

当然，信赖他的主儿依旧大有人在，只要他愿意，找份儿差事还是不成问题。眼前这家公司的老板，家庭有点高干背景，本人也熟悉江湖路数。岁数尽管不大，阅历却不可谓不丰；虽没什么正经学历，样子却像个白面书生。尽管早积攒下若干桶金子，在人前仍始终一副谦恭和顺的模样。还有好些看似不协调的东西，都能在这位少壮老板身上自然混杂在一起，这说来也得算是种道行。而在这老板以往的口头评价中，老周这种黑白道皆能讲上话的人，又岂止一个单纯跑项目的专业高手，简直就是足以携带自己走向未来的精神领袖。遂做出一系列大恭敬姿态，终将老周请到了自己麾下。

在老周看来，这地方倒也自由自在，不像伺候某些大公司老板那样，总有种笼罩头顶的压抑感，拿多少提成也不舒服，于是就待了下来。两年间，尽管完成的只是些小项目，但有些颇富新意的大项目也开始有了眉目，总的感觉还算顺心。

他看看时间，快下班了。今天倒是轻松，不但手头没什么急着办的事，关键还卸下了多年背负的一大重担，该算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。

他摁灭烟头，开始拨起电话。

第一个打给双萍。

“喂，干吗呢？”

“没事啊，就算是正在想你吧。”

老周松了松脸上皮肤：“跟你说个事儿，能猜到是什么吗？”

“你好像从没让我猜过什么吧？”

“是啊，那就更应该一猜一个准儿了。”

对方略顿了一下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明白什么了？”

“你离婚了。”

老周有点愣，继而点点头：“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”

对方反倒没声了。

“我明天到你那儿去吧。”

“行。”咔嗒，电话挂断。

老周仰起脸，看了会儿天花板。随即抬手轻拍两下桌子，再次抓起话筒，这回改成了大声吆喝：

“喂，王校长吗？又跟哪个女教师谈心呢？哈哈，没事啊？那好，晚上坐坐！什么？是sit down那个坐坐还是make那个做做？哈哈哈哈……”

接着又连拨几个号码，个个都是多年的狐朋狗友，一想就痛快的那种。

4

一席四人，团坐在一家饭馆的单间里。

此饭馆刻意装饰出一种简陋风格，主推本地乡村菜，很得老周偏爱，不仅平常总拿这儿当食堂，有时来了外地朋友也往这儿带。

在场的另三位是：

王校长，老周的小时同学，后来又一同考上了大学，现任一所重点中学校长。平日交游广阔，每日饭局不断，在下属中威信却也挺高。这主要由于他为人正派，品行单纯，工作都能抓到点子上，给人印象是既有活动能力又有道德水准，结果一不留神竟成了当今打灯笼难找的德艺双馨人才。因为现在的干部，要么便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品质瑕疵，要么就只会做应声虫，没点独立思考能力。能修炼到王校长这种看似不甚费力的自然境界，其实挺难得。

小庞，一家小广告公司经理，憨厚实诚，打一巴掌都不带瞪眼的那种好人面孔。由于行业门槛低，终年纠缠在低价竞争之中，平日见人就一脸疲惫相，更添几分少年老成。他原是王校长的一个远房亲戚，被老周调遣起来也颇为得心应手，就成了老周朋友圈的核心成员。老周接触人多，有时跟人吃饭谈到广告，就一个电话把他拎过

去，几年来没少帮他拉客户。所以他到了老周面前，永远都一副低调小兄弟模样。

老徐，项目公司经理，江湖老油条一根，一看就不像正经人。他的公司属于半皮包性质，资质证照俱全，但固定员工基本没有。啥时候有活儿了，马上拉起一彪人马轰隆隆干上一气，快速合作快速分赃，随即作鸟兽散。在他眼里，老周无疑属于可以长线投资的对象，何况即便老周自己手中没项目给他干，他也可以像小庞一样，通过老周间接获得信息，或开通渠道，因此也就长年跟老周鬼混在一起，属于能一同干所有坏事的极品狗友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5）

此刻，老周神色平静，安详地看着大家。另三人也都觉察出来了，他今天肯定是有点蹊跷事，不会太坏，但又不像能好到哪儿去。

菜上齐了。老周端起酒来："各位，先干了这杯。"

三人都不言声，让干就干，然后继续神秘兮兮地瞅着他，静待下文。

老周再次斟满，端起。这次表情更松弛了些，长长地吁出口气："这个我先干，你们看着办。"说罢又一仰脖子。那仨自然同样处理。

老周是这样一种人，平日始终坦率外露，连走路的姿态都是恨不能四肢张开，一点不设防的样子。老马曾说他有点像一位高层领导人，后者在电视上会见客人时的表情，便是将原本就很大的嘴巴用力张开，伸出手迎着客人走去，让人感到没有比这更浓烈的盛情了。

老周还有一系列自我表白常用语，比如举杯劝酒时，他会极庄重诚恳地说：各位，我小时候得过大脑炎，现在还有点儿后遗症，智商不太发达，简单说，我就是一###，全靠各位弟兄们，才活到今天。我先喝，你们随意，喝一点儿也是看得起我！

这种话的杀伤力很强，尤其对那种未曾领教过的生人，基本都无可抵挡。

眼下自然不是什么正式场合，在座诸位又都是熟悉他这些套路的，所以没人会为他的壮烈表演生出特别的感动。但他这会儿的样子，明摆着有点神经，令大家不免还是有些好奇。

只见他又把酒端起来，环视各位："怎么，都等着听我说点儿什么是吧？用老马的话说，你们这就叫没慧根哪。难道你们对我老周就这么不了解吗？我看你们都该自罚一杯，我陪一下。"

罚一下倒没人打憷。喝完后，三人觉得该说点儿什么了。

"四哥，"老徐先道，"我明白了，你是最近又看了辆新车？"

说罢奸笑不已。这是他们间的黑话，源自一家洗浴中心的领班，那小子隔段时间就会给他们发短信说：大哥，又有辆新车，你得来看一下。

但老周摇头。

小庞谦和地笑着说："是四哥前阵的那个项目拿下来了吧？"

老周继续摇头。

然后三人一起看向王校长。

但见王校长从容一笑，那派头简直都恨不能有把鹅毛扇举着摇晃两下。"这还用猜吗？"他一撇嘴，"明摆着的。"

老徐小庞皆报以质疑目光。

"他是今天出来了查体结果，"王校长道，"把那点难言之隐的老毛病彻底根除了，呵呵。"

老徐小庞顿时露出嗤之以鼻的神情。

但老周丝毫不为所动，依旧期待地望着他。

王校长似有些被逼无奈："唉，真让我说？"那样子似乎正在隐藏天机和维护智商尊严之间做着艰难抉择。

而别人的挑衅性催促，已不容他再有更多犹豫。

王校长只好又叹口气，伸出一个指头，扭头冲老徐小庞慢悠悠说道："他呀，估计是离婚了。"

老徐小庞立即瞪眼看向老周。

老周手指轻钩，拈起酒杯，伸向王校长："来，咱哥俩单独干一个。"

5

酒至全酣，杯盘已狼藉。

整个晚上，数老徐最能嚷嚷，一会儿跟王校长碰一个，感慨道："你说我怎么就这么佩服你呢，王校长，这四哥心里琢磨什么事儿，你愣是一眼就能瞧出来，到底是三十年老同学。可问题是，这同学再老，他离婚可是头一回呀。唉，真是，啥都别说了……"

一会儿又跟老周碰一个：“四哥，你这可就是，熟饭又变成生米了。这生米跟熟饭的区别是什么？不就是还能生根发芽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四哥，包在我身上了，无论想找个什么样的，你只要大致描绘这么一下，我第二天就给你领几个来。”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6）

“哎，这事目前可只限于咱们几个知道，”老周忙加以严肃告诫，“不能外传！”

“明白明白，”老徐道，“如今就你这岁数的单身男的，别提多抢手了。这消息要是走漏出去，管保你早晨一开门，外边长队就得排到马路上去。”

“这倒没错，”小庞接道，“我有个表哥，媳妇出车祸死了，孩子还上高中，本人也就是一般的机关科员。嗬，那上门介绍的，都看花眼了，甚至主动来信，拦路自荐的都有。弄得他实在也没法挑了，只好召集我们几个，硬性列出几条标准，包括：企业的不要，带男孩儿的不要，爱打扮的不要，性格太外向的不要，理家不在行的不要。你别说，就这样都筛出好几个来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老徐问。

“现在反正跟个女大夫一块住着了。”小庞道。

一片叹息声。

“看来，二十五之前是女的有优势，二十五之后就是男的有主动权了。”王校长来了句总结。

“所以，四哥，你这就得算是拿到了绿卡。”老徐神色凝重地说，仿佛在代表全会宣布一项历史性决议。小庞实在憋不住，扑哧一笑。

“这事呢，该这么看，”王校长淡淡地说，“即便不提今后怎么样，建龙前些年过的日子，我们也都是见证。所以，能把这段生活有个了断，目前至少可以说，是件好事。”

老周安安静静，不做任何表示。

“那既然今天这么有意义，我看不能光喝点儿酒拉倒。”老徐道，“等会儿咱去唱歌，怎么样？今晚上都算我的。”

小庞忙抢着说：“唱歌算我的。”

王校长则说：“算谁的是次要，关键不能几个傻老爷们儿干唱吧？那些陪唱的小姐可没啥意思。”

“还用你说，知道你们文化人不喜欢快餐，得进行精神交流。”老徐吆喝道，“需要多少美女？”

“就是就是，人没问题，”小庞也说，“我一打电话，马上就能来好几个。”

“你们俩，都是干鸡头的吧？”王校长说。

老周则任凭他们闹腾，不支持也不反对，似乎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效果，又似乎还少点儿他更希望的东西。不过总的感觉，还算挺欣慰。

老徐抢着出去结账。一会儿回来，满脸奸笑：“你瞧瞧，这陪唱的哪还用专门找，刚才出门就碰上两个，我看都还挺性感的。她们一帮老乡在隔壁单间刚聚会完，我让她们在外边等着了。”

小庞也打电话找到了两个，说一会儿到歌厅碰头。

四人出门。饭馆门口果然站着俩女的，一个苗条一个丰腴。

其实说是俩女孩儿也可以，不过在老周的观念中，“女孩儿”这个概念似乎用得太泛了，他更愿意将这一称呼留给那些真正的少女。而眼前这俩，可算是介于女孩儿和女人之间。

老徐介绍说，苗条的是沈红，丰满的是小兰。俩人看上去都是三十不到的样子。老周与她们分别握手，口称两位小姐好。王校长在身后晃着脑袋更正道：

“嗯，不能叫小姐。”

老周道：“叫女士也不妥当吧？人家都这么年轻。”

那个沈红便笑得浑身乱颤，说：“叫什么都行啊，大家认识了就都是朋友。”

老周想，她倒不见外。

俩女的便上了老徐的车，他们在前面引路。王校长上了老周的车，小庞独自开辆小QQ殿后。

在老周的车上，透过老徐的后车窗看过去，见老徐一直在不停地做着些大幅度手势，估计是在为这帮男人尤其老周进行包装。这边副驾座上的王校长不禁借酒劲一阵狂笑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7）

6

老周打开车载音响，放出的是二胡独奏，《听松》。

王校长伸手给他关上："今晚就别听这个玩儿深沉了。"

老周面无表情。

"我估计呀，恐怕连你自己都奇怪，孙丽这回怎么能这么痛快。"王校长道。

"那你说怎么回事？"老周道，"你不是比我更了解我吗？"

"刚才我想了半天，最后想到了这么件事，说出来供你参考。"王校长慢条斯理地说，"半年前，老马来的那天中午，你不是有个场，不能过来陪他吗，我就带他去吃饭。他这人好客套，也是闲着无聊，就给孙丽拨电话，把她叫过来了。喝了几杯之后，孙丽就说了这么一番话。其实当时谁都没提你俩的事，全是她主动说的。她说，这两年呀，也老有些人跟我讲，跟周建龙就别这么成天闹了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和好算了，唉，其实我也想开了，现在的男人，还不全都那么回事儿吗？即便再找别人，也不见得就能比周建龙好哪儿去，世上多数家庭还不都是这么凑合的吗？你瞧，人家观念上发生了这么大转变，你没感觉出来吧？"

"你怎么早没跟我说？"老周道。

"一是那天喝着酒没太在意，二是对她评价你的话，都习惯于尽量不往心上去。所以这半年下来，还真差不多忘了。"王校长道，"今天这事一发生，才又提醒了我。"

"提醒什么？"老周问。

"你想，一个人，在什么心情下，会轻易就答应对方的离婚要求？"王校长反问。

老周把车停在了路边。

“我想，大致有这样几种可能。”王校长道，“一，有了替补，急于开始新生活；二，过于疲惫，不想再折磨自己了；三，极度厌恶或仇恨对方；四，同情甚至可怜对方。常见的差不多就这几种。但今天我又想到，其实还有一种，就是心情极为虚弱或者脆弱的时候，一时没了斗志，打不起精神来跟你拼命，那么也就会随你说的办了。”

“她有什么脆弱的？”老周目视前方，脸上被路过的车灯晃得时明时暗。

“是啊，在你的印象中，她始终就一凶神恶煞，但毕竟也是个女人嘛。”王校长道，“她固然在你面前绷了很多年，像个纠缠不休的杀手一样，但联想到半年前那番话，我觉着，她可能忽然心里有了杂念，不想再这么玩儿下去了。当然，她最后的理想结局，大致应该是双方能有个合适的台阶，就此握手言和。但想不到，台阶没等到，等到的却是你上门来找事儿。那么这时候，她还能跳起来跟你决斗吗？不能，她已经武功尽失了。她会提出跟你和好吗？更不能，自尊不允许她那么做。结果，她就只能便宜了你，任你得偿所愿，就此远走高飞。”

老周扭过头，皱眉看着他，嘴里啧了一声：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呵呵，当我没说。”王校长道。

老周的电话响，是前面的老徐发现把他们带丢了。老周忙说没事儿，地方我知道，到了再碰头。说着又启动了车子。他注意到小庞的车还一直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。

“最后再说一句啊，”王校长还是不吐不快，“从你的角度讲，这其实可以算是，刚好赶上了技术性回调的机会，反弹出货。策略还是基本正确的。毕竟下降通道形成已久了，每一次反弹都应看做是逃命的机会，而不应侥幸地看成是反转行情，呵呵。”

老周浅笑，转而又奚落王校长：“你道理上这么明白，怎么炒起股来从来都不舍得割肉？”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8）

这时，电话又响了。老周嘟囔着，这他妈老徐真啰嗦。一看来电号码，却立即将车子再次停了下来。

“喂，书记，你好啊。”他的声音中充满笑意。

“我在海伦的516房间。”对方轻声细语，言辞十分简洁。

“哦，好的，我一刻钟后就安排好。”

老周吁口气，扔开手机，嘴里轻轻吐出个字：“操！”

7

海伦大酒店，本地唯一的五星级宾馆。老周将车停在院里，独自朝楼内走去。王校长在车上等着，这会儿他就什么话都不讲了。

老周直接来到酒店的桑拿中心，叫过熟识的领班。领班带他穿过一条小走廊，推开一扇门，里面满满当当坐着不下五十个小姐。老周不由深吸口气，想起老马说过的话，国内最好的美女都在这种地方猫着呢，次好的才去当明星。

老周站在门口，飞速扫视着她们。她们也都一个个挺胸昂首，毫不含糊地反盯着他，这画面比较壮观。

老周在那三人间略一浏览，便冲其中一个一招手，自己先退到了门外。他对自己的远距离筛选能力，从来都有足够的把握。

片刻间，一个女孩已站到面前。穿戴的热辣程度跟其他小姐毫无二致。老周以专业眼光看向她胸前，判定是天赋过人的材质，而绝非靠钢丝胸罩托起来那种。随即点给她一沓钱，告诉她房号，又叮嘱了两声。女孩儿微微一点头，转身飘然而去，犹如女谍刚接受了一项跨国窃密任务。

老周拨通电话，轻声道：“马上就上去了，敲门声为三一三一节奏。”

“嗯，好的。”

老周慢慢走回院里的车上，点着一根烟。他要等到差不多没异议时再撤。

他分明能清晰地看到，此刻的516房内，只有墙角的一盏落地灯亮着，打出的光线刚好能照到外面进来的人。床铺的靠墙一端则比较昏暗，看不清躺着的人是何面目。嗒嗒嗒，嗒，门被敲响，然后一推即开，走进一位身材高挑、丰乳翘臀的小姐。她一进门就会明白这种氛围的意味，于是将衣服一件件脱下，分花拂柳般飘过去，小猫一般偎到那人身边……

事毕，小姐离去。床上人会将更亮的灯打开，从枕边抄起一份内参文件开始阅读。是的，他就是与西山相邻的西岭市委书记，我们的钱越同志。

8

王校长已让小庞先奔了歌厅。等老周的车子赶到时，老徐正在门前候着，凑过来奸笑着说："我看小庞找来的这俩也不错，据说是一对表姊妹，还都离过婚了，你说是不是家传啊？"

三人来到里面走廊上，小庞刚好拎着几大包吃的从小超市出来。正要将他们引向一个包间，老徐却抬手道："别着急呀，咱先得把情况都掌握清楚，到时好心中有数。"

四人便在走廊上轻声开起了小会，远看如不法团伙在秘密接头。

老徐先介绍说，刚才在饭馆拦下的那俩，就是两个漂。正如北京有京漂，上海有沪漂一样，咱西山虽不大，好歹也算是地处中原的交通枢纽，容纳个万八千的漂也是很正常的。其中那沈红是一离婚女人，独自一人在这边的批发市场上混，好像是什么都做，还有点钱，成天开辆车到处吃喝。那小兰像是她的员工，也住在她租的房子里，据说在外地干过服务员，回来后眼光高了，蹬了家里订的亲，就跟着沈红混一天算一天。说起来还算是个大姑娘，当然肯定不是处女了。

另三人严肃点头。

小庞接着介绍道，他叫来的这俩，一个叫小青，离婚时宰了前夫一笔财产，工作早不干了，老想找点儿既省心又赚钱的项目做做。现在正跟个银行的男人同居着，但还有点儿不踏实，估计是人长得漂亮了点儿，总觉着还该卖个更好的价。另一个是她表姐，叫冯夏，离婚年头比较长了，脾气挺好，比小青大不了几岁，但看着似乎老了点儿。她在一家小公司的办公室工作，身边也没孩子，姐儿俩平时便成天泡一块儿消磨时间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9）

王校长听罢总结道："这是两个闲人，交往起来的危险性小一些，起码不会像那两个漂一样，急着缠上你。"

"没错没错。"老徐马上又深深点头，冲着的竟是老周所站方向。老周瞥他一眼，他尴尬一笑。

"怎么一下冒出这么多离婚的来？"老周嘀咕了一句。

"世界上从不缺少孤男寡女，而是缺少凑合。"王校长漫声吟道，"两口子能凑合的就不离婚了，俩单身一凑合也就到一块儿了。"

"精辟精辟！"另三人齐声感叹，动作却都是摇头，随后各怀鬼胎，进入包间。

包间里四个女人两两一组，正各坐一角翻着歌谱。

见他们进来，新来的两个之一忽然一声惊叫："四哥，是你呀。"

老周愣住，仔细看两眼也没认出是谁。从岁数看，她该是那个叫小青的。

"我小时候跟你家住一条胡同，我哥是袁飞呀。"小青说着就扑了过来，一把拉住老周的胳膊，再三拍打，"你认不出我很正常，当年你开始发财的时候，我还正上小学呢。"

"哦，你爸是袁书记。"老周恍然大悟，其实还是没把眼前的小少妇跟当年的某个形象联系在一起。

"童年偶像，梦中情人！"王校长指着老周喊道。老徐顿时频频点头。

小青的表姐冯夏在被介绍到时，只是原地欠身点点头。老徐却满面恭敬地跑上前与其握手，并连声称她为冯主任。按理在公共场合，应该是女方主动才可以握手的，但老徐这种人可从不管这套，反正大巴掌就那么伸过去了，谁能连这点儿面子都不给？冯夏只好跟他握上，并纠正道，什么主任呀，一个人都管不了，哪像你们，个个都是老板。老徐道，哪里哪里，我们这几个人里，也就王校长是国家正式

干部，其他的不是下岗就是盲流。冯夏却不再跟他继续贫嘴，只是将仍被他握着的小手抽出来。

老周在这片刻间匆忙将冯夏打量了一下，看着倒也挺周正的一个小女人，只是平淡了点儿，从脸色到身材都体现着两个字：枯萎。老徐可能就是看在这点上，想她肯定不会是今晚能得到老周垂青的主角，才冲过去在人家手上占便宜。不过，如果非要在这四人中分个伴的话，老周倒宁可靠她近一些，原因无非出于现代人的饮食习惯：心情平和时，希望吃点素。

不过他暂时没这机会，小青已凑在他身边不走了。这小媳妇长得是真不错，两只袖子还总是高挽着，随时准备跟谁动个手似的。在别人轮番开唱的前半小时里，她基本在跟老周叙旧，同时俩人各自喝掉了两小瓶啤酒。

听她说，她小时候真是挺崇拜老周。这也不奇怪，那会儿的老周人称青年企业家，时不常地就上个报纸爬个电视，在他们那大杂院儿一带的声誉可想而知。她是两年前离的婚，没孩子，现在的对象叫陈宁。这名字一出口老周便马上哦了一声，西山真是太小了，出门就全是熟人。前些年老周就从陈宁手里办过贷款，不过交情仅限于利益往来。

“要不把陈宁给叫过来吧？我们也好久没见了。”老周提议。

“嗨，叫他干吗？他不知正在哪儿泡美眉呢，说起来还都算是谈业务陪客户，哼，我都懒得管他。反正我们又没领证，显得我那么想不开干吗！”小青一摆手，好像她不稀罕一样，“四哥，你现在跟嫂子怎么样？前些年我可一直听说，你家成天闹得鸡飞狗跳的。还没离吗？”

老周尴尬地笑笑，她倒真够心直口快。但老周摇摇头，啥也不说，日后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没撒过谎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0）

“没关系，四哥，往后有用得着你妹妹的地方，尽管吱声。你可能还不了解你妹妹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要说给你找个对象，那可再没比我更合适了。行，咱以后再聊吧，你跟我表姐一块儿唱一首怎么样？她会的歌儿可多了。”小青说着冲那边一招手，“姐，点个《在雨中》，你跟我四哥一块儿唱。”

喧闹声里，老周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，欲做手势对小青说自己不会唱歌，无奈被小青一抬手给制止住了。

此时正唱的是沈红和王校长，俩人在唱一首老影视插曲，其间老徐不时冒出来吼一嗓子。沈红一见老周有了空闲，马上走过来递话筒。老周忙摆手示意让她继续唱，她却很坚决地一定要让。老周毕竟不好太干扰别人，不肯接受。这么一来二去，那首歌已结束了。老周摊开手，表情上呈现出万分地过意不去。沈红却顺势坐了过来，话筒丢在桌上。

“周总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”沈红这样开场，样子还像是挺天真。

老周心里暗笑，想这一招实在太老点儿了。嘴上却说：“有可能，我这人抛头露面的地方多，成天瞎忙。”

看上去，这个沈红的模样倒不算太简陋，只是气质显得江湖了一点儿。这是老周发明的一种描述，与风尘、沧桑等概念大有区别，大致就是阅人较多、功利动机较重的那么种人物。

俩人很快交换了手机号，反正一时也没法聊更多，尽在不言中。沈红一笑而去。

小青补偿似的连唱了两首，水准直追专业，全场一片掌声。

接着是小兰，她点的是《无言的结局》。老徐把另一只话筒递给老周：“来，跟我们兰儿唱一个。”

老周道：“这才刚认识就无言结局了？”

小兰嫣然一笑：“我就会这一首。”

“不会吧，兰儿，”老徐道，“我明白了，你这等于是告诉所有跟你唱歌的人，不要对你有什么想法。”

“我确实跟谁都唱这一首。”小兰似乎对老徐话里的暧昧毫不介意，又似乎在宣布什么。

随即，小兰跟老周唱起来。相比于小青那种对自己的业余地位极度不服的作派，她是那种声音放不太开且又毫不介意的类型。

老周站起来，边唱边扫视全场。老徐正跟王校长在表情阴暗地嘀咕着什么，估计八成是分析小兰受过的刺激，心灵上一定有难以抚平的创伤，所以这首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。见老周看自己，似乎也明白被老周看穿了，遂同时绽放出满脸奸笑。老周知道尤其老徐这家伙今天会比较压抑，毕竟熟人面前不好太放肆，所以便干脆只跟道貌岸然的王校长厮混在一起，显得对女歌手秋毫无犯，特有教养。

小庞一直在微笑着嗑瓜子，冯夏则只是默默在点歌机前为大家服务。其实他俩都唱得不错，起码比沈红和老徐强，却只肯悄悄做配角。

再看不远处正跟自己对唱的小兰，浑身的线条真叫一个圆润，简直哪儿哪儿都是肉，分明正处于即将突破肥胖警戒线的时期。眼下还基本可算是性感，再稍一发展就要直奔臃肿而去了。不过是否必然会突破也很难讲，有些女人就是能多年保持着一种比胖人少点臃肿，又比瘦人丰腴许多的状态，个中苦心及辛劳，恐怕只有她们自己知道。反正老周不是太喜欢这种肥胖型的，平日他始终履行一条海选原则，宁要排骨胸，不要贵妃奶。尤其，老周还看出了小兰身上的最大问题，就是其前胸肯定下垂，只要一解开胸罩，便将成为两只重型面口袋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1）

想到这里，老周不禁有点揭了人家隐私般的亏心感。一扭头，正碰上老徐不怀好意的目光，似乎也被他看穿了一样。俩人不禁相视大笑，让其他人摸不着头脑。

然后渐渐开始乱唱，酒也慢慢喝得有些晕起来。老周印象中冯夏也唱了几首，似乎还挺不错。小青安排她点的那首《在雨中》，早不知给排挤到了什么地方，或者是被别人唱了，反正谁都没再想起来。

9

半夜了，八人才摇晃出来。站在院里的车前，分配送人任务。按路线，还是老徐送沈红小兰，小青冯夏则到了老周车上，王校长仍跟着老周。于是纷纷招手道别。老徐执意要老周的车先走，似乎这也能体现出什么礼节似的。反正这一晚上，是把老周的突出地位给垫踏实了。老周摇下车窗，冲车下诸位再次致意。老徐仍是一脸标志性奸笑，沈红脸上则似颇有不舍之意。

路上灯火阑珊，车行几无声息。

“王校长，咱就这么回去睡觉吗？”老周道。

“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我看应该去洗澡。”王校长道。

“哈哈，我也这意思，老同学你太了解我了。”老周手抚方向盘大笑，随即叫道，“小青，冯主任，我想请大家一起去洗浴中心放松一下，你们不会有意见吧？”

坐在后排的小青马上响应，她显然连玩儿三天三夜都不会腻。但冯夏道，太晚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

王校长忙解释说：“这洗澡啊，有三层意思，一是今晚上对周总很有意义，他刚谈了个大项目，呵呵，但从吃饭到唱歌，他都没花钱，让他觉得意犹未尽，不舒服；二是他有洗浴中心的金卡，是别人送的，为了减轻他腐败消费的压力，有必要让大家替他分担一下；三是

今天让他碰上了老邻居，他更感到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。所以，愿意带大家共同清洁身心，弘扬水文化。”

于是一路无话。车子很快便驶进一处高楼的后院。

步入大厅，里面灯火通明，比此刻街上的人还多。

老周在前台对小青冯夏最后交代说，你们出来后，可以挑一件最好的浴衣穿上，然后到大厅来找我们。俩人口称谢谢，相挽而去。

大浴池中空无一人，清澈见底，墙边冲浪浴处白浪翻腾。

老周将裸体深深浸泡到满池的热水里，双眼紧闭，一动不动。

这是他最喜欢的享受时刻。在这种剧烈温暖的包裹下，他能回想起许多东西。

他想起小时候跟父亲到公共澡堂去洗澡，里面总是人粥一样，满眼黑乱的阴毛和晃来晃去的生殖器。没办法，以他那时的个头，看出去最刺眼的就是这些东西。小浴池里荡漾着泥汤，父亲还就爱久久地泡在里面。寥寥几个淋浴头下仿佛要挤出人命，有回他好不容易钻进去了，旁边一个人居然直接就冲他腿上尿起尿来，其他人看着也见怪不怪，似乎反正可以用水冲，也就不算脏了。

他又想起当年刚下海时，在老马的引导下，初次去洗桑拿。当他俩将裸体深深泡进阔大的热水池里，全身在金色暖流中发出微微战栗时，便听老马轻叹一声道，人生如梦啊。

老周当时也想说出另四个字：一生何求。

是的，当你全身都漂浮在这种舒展的热浪中，感觉如同旗帜或麦浪一样轻盈时，你确实只想说，一生何求。

伴着水池中阳光般的暖意，一些女孩儿或女人的音容笑貌，也开始纷纷浮现在眼前。老周懒懒地眯着眼，忽然感到无比脆弱，无比伤感，无比酸楚。她们就如暖暖的光波一样，冲洗着自己生命的无数角落。而如今她们都老了吗，她们在哪里呀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2）

又像在一个空寂的电影院里，银幕上大放光明，呈现出一个另外的世界，让他沉浸其中，完全忘却了影院外面的凄风苦雨。

老周时常想在这种地方尽兴地哭一场。只是，他明白，今天的自己已经很难流得出泪水了。

10

回到更衣室，老周让服务员取出自己存在这里的浴衣，穿上。又拿出手机，点上根烟，然后慢慢走向休息大厅。

灰暗的大厅里，三三两两躺着些半梦半醒的人，不同的电视节目噪音杂乱交织。这里的硬件设施堪称业内最先进，每两个大沙发前面都有一台液晶显示屏，可以像在家一样随意点看各频道节目，而不是全体一起看大屏幕上的投影。老周放眼一扫，见王校长已躺在一个角落里打上呼噜了，他便也凑过去躺下。

打开手机，有条短信，是那个沈红发来的。说的是：安全到家了吗？晚安。

老周一笑，这就开始关心上了，就知道她这儿会有事，当然人家也是好意。于是便回了一条：很安全，谢谢。

片刻间，信息提示音又响，好像对方是一直在不眨眼盯着手机似的。这回说的是：还不睡吗？做个好梦。

老周不想回了，遂将手机丢到一旁。拿起遥控器，把各频道浏览了一遍，却找不到想看的东西。其实他也不知自己想看什么，最后定格在一个动物世界类的节目，权当是添点儿动静。

耳边一阵细碎脚步声，是小青和冯夏过来了，身上穿的是最普通的浴衣。

老周问："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"

小青道："这话说的，你们早出来了，还说我们快。"

老周道："女同志嘛，总该麻烦一些。"

冯夏道：“怕你们等得着急，都这么晚了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”

老周道：“在这儿睡就是了，回家不还得折腾。”

冯夏吃惊地说：“你在这种地方也能睡着？周围多吵啊。”

老周抬手朝四周一划拉：“你看这些人不都能睡着吗？再看咱们王校长，睡得多香。”

冯夏连声轻嗷，说：“我可不行，我都不能想象在这里躺到天亮。”

老周赶紧坐起来：“那咱们去穿衣服，我送你们回家吧。”

小青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刚才给陈宁打过电话，他也刚应酬完，马上就过来接我。”

老周有点儿过意不去：“这可不像你四哥办的事，居然让你们自己想办法走。”

小青笑道：“行了，四哥是什么样人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哎，陈宁到了。”说着她转而对着手机道：“喂，我们过几分钟就出去了啊。”又扭回头：“好了四哥，你们歇着吧，咱们改日再会。”

老周只好说：“那你们就跟前台说，我是058号，你们是一起来的，都由我结账。”

小青道：“放心吧，四哥，不会跟你抢着买单的，改天另找机会请你。”说着便与冯夏携手而去。

老周坐在沙发上招了招手，再次躺下时竟有点百无聊赖。

旁边的王校长揉揉眼扭过头问：“走了？”

“你这家伙，装睡是吧？”老周道。

“刚才是真睡着了，是让她们两个给吵醒的。”王校长道。

“谁吵你了，人家多温柔的声音。”老周道，“是你呼噜太响才把人给吓跑的。”

“那你再叫个来，离我远点儿聊去吧。”王校长道。

“这么晚了，上哪儿叫去。”老周嘟囔着。

顺手又摸起手机，屏幕上还显示着方才沈红发来的信息。他不由心念一动，回复道：你这么晚了怎么也不睡?

片刻间，回信又来了：我喝了酒就睡不着。你在干吗?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3）

老周回道：我正在洗浴中心看电视呢。

沈红：哪个洗浴中心？你一个人吗？

老周：水上春秋。等于是一个人吧。

沈红：我也有卡。那我过去一起聊会儿天吧？

老周：那不太打扰你了？

沈红：反正我明天上午没事儿。我去了啊，一会儿见。

老周丢开手机，轻叹一声。少顷，起身换了个离王校长较远的位置。

大厅里鼾声此起彼伏。老周又点上支烟，恍惚间想起大二那年的事。那时他暗恋过一个女孩儿，她在另一个城市读大学。当年的老周死笨死笨的，到了女孩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忽然有那么一天，他鬼使神差地下了个决心，买张车票就去了女孩儿所在城市。打听着找到她学校时，已近黄昏。但他接下来却不知该怎么办了，只好在楼前不远处的石凳上坐下，近乎听天由命。无数买饭、打水、上自习、谈恋爱的学生在他眼前穿梭般掠过，却总也看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天渐渐黑下来，忽听到一阵笑声，在晚风中飘荡过来，跟着便是两个黑影走过眼前。老周闭着眼也知道其中一个就是他要找的人，但她却正跟另一个男孩儿搂抱在一起。

那天，老周在石凳上一直呆坐到深夜，然后一步步走到车站，买了张返程票。当时根本没有卧铺的概念，他一路半昏迷着挤在民工堆里，直到次日中午才颠回学校。

当时只觉了无生趣，周围世界全然没有了色彩，甚至大为怀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。

年轻时就是这样，以为世上只有一个最好的女孩子。

后来呢？呵呵，后——来，反正后来是知道了这样一句话：结婚前，以为适合自己的女人很少，但结婚后才知道其实很多。

11

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来。老周睁眼一看，身着正装的沈红已站在面前，指头上还晃着把车钥匙，一副欢喜模样。没等老周开口，她便匆匆一摆手：

“你先等会儿啊，我进去冲一下就出来。”

说着扭身就走，带着一阵小风。老周只来得及冲她背影喊一声：“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把你打扰起来。”但见她只是回眸一笑。

嗨，不好意思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现如今，不好意思这四字简直成了一种时髦的口头禅，有时连屁大点儿的小孩儿都能张口就来，神气活现得让人讨厌。结果，这词就成了一种厚颜无耻的挡箭牌，一种有事没做好、失信于人之后的时尚掩饰，而且还是种身份的象征——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本讲出这句话的，不信你让个民工对工头来讲讲试试，不砸出他屎来才怪。所以，能说出口的不好意思，实际就是挺好意思，特好意思，最不知羞耻的好意思。

沈红临去时的那一笑，久久在老周眼前晃动。要说起来，女人能打动人的方式真是太丰富了。这也就难怪在当今社会里，感到自己很优秀的女人有那么众多。长得漂亮，聪明能干就不用说了。有学历、工作稳定、家境好、性情温柔，绝对也都属优秀之列，如果这些都沾不太上的话，起码还可以说自己气质好、有品位、有修养等等。总之不管啥特色，搁在女人身上都能转化为优秀指标。这要换成男人，你脾气好？窝囊废呀。长得帅？小白脸呀。聪明？光聪明管蛋用！更别提什么有修养，狗屁！有气质，狗屁！有品位，狗屁！只要你没钱没地位，其他的一概狗屁。结果，当今世上就剩下了无数优秀女人，终日以讨还血债般的目光仇视着社会，只期待天上能掉下个优秀男人来还自己一份公道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4）

而沈红这种，则属于认清了现实，敢于主动出击的。不过这样是否就能离理想结果近一些，恐怕也很难说。毕竟男人都是贱骨头，对轻易送到手上的猎物，通常不会珍惜。在这一点上，即便老周这种自认为比较厚道的，也不敢给自己打保票。

没过太久，沈红就回来了。长发盘到了脑后，一袭白浴衣下的颀长身段，移动起来显得绰约多姿，洗去妆扮后的面孔也洁净单纯了许多，剩下的唯一遗憾就是，五官搭配上还是有点儿不和谐——这没办法，属于硬伤。

对视之下，温和地笑笑，她便在相邻沙发上躺了下来。老周忽然想，真有意思，晚上唱歌的四个女的，先后竟有三个被我带到这儿来洗澡。

俩人先聊了会儿目前都在忙什么。老周说自己在做着一个项目，具体内容则语焉不详，沈红似乎也不打算深究。她说自己做的是油漆批发，产品覆盖本市下属各区县。老周对这种批发零售类型的生意没怎么做过，而且也没兴趣打听，便只是顺口问道，小兰就是你的员工吗？她说，算是吧。老周就没再多问。递烟给她，抽吗？她接过烟盒端详一会儿，又放回来，说你也别抽了，喝酒抽烟外加睡眠不规律，都不是好习惯。老周就在烟缸里摁灭了烟说，好吧，听你的。沈红又问，你常在这里过夜吗？老周道，差不多每周都有吧。沈红吃惊道，你在这种地方真能睡着觉？老周笑道，我还就是能在这里睡着觉。沈红道，那你肯定是一个人住对吧？老周笑笑，不置可否。过了一会儿，沈红的手就伸过来，抓到了老周手上。

她的掌心暖洋洋的，轻轻揉拢在老周的手背上。在这酒后不乏倦意的深夜里，感觉似乎有种麻醉般的松散惬意。老周想起早年间在做那种挺正规的十块钱保健按摩时，伴着中年女按摩师的细致揉搓和娓

娓轻聊，竟也曾有过想摸人家一下的冲动。当然，此刻他这点儿定力还是有的，所以暂时没做回报性表示。

沈红揉了一会儿，把手收了回去，自语道：“这么多噪音的地方我可睡不着。”

老周闭了下眼。这种主动来到手边的猎物，至少会令人举止从容。不过他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件事：上午约好的，明天还要见双萍呢，这会儿要是跟沈红折腾起来，是否会导致不良后果?

但他随即就给了自己一个解释：今天这日子，就随遇而安地纪念一下吧。何况，我反正也早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。

于是，他平静地看着沈红，以试探性的诚恳语气征询道：“要不然，我让服务员到楼上开个房间，你进去好好睡一觉？”

沈红垂着眼帘道：“也行。”

12

房间跟宾馆标间完全一样。老周进门后还念叨着说，正好两张床，咱们都好好睡一觉。身边一条柔软身躯却就靠了过来。老周倒也没再继续装出吃惊的模样，否则也太假了。他只是懒懒地笑着，将手探进她的浴衣里。随后俩人就一同倒在了床上。

这是个欲望极强的女人，至少从她身体的狂热程度能看出这一点。尽管在技巧方面，她显得有些缺少天赋，许多动作都似乎不知该怎么找感觉，结果就总是有点极力想使自己达到狂热的勉强，而不是纯属发自原生态的技能过人。但人在孤寂的时候，需求难免不拘一格，起码对方的合作态度还是重要的，所以老周倒也还算满意。再者人家毕竟良家女子嘛，倘若水准太高超反倒不正常了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5）

完事后，沈红又出了一身大汗，看来实在投入。老周这时才真感到了困倦，闭眼就昏睡过去，连她什么时候从卫生间冲完澡出来，怎么躺在了自己身边都不知道。

再次醒来时，老周看表，已经上午八点。身边一具裸体正背对自己熟睡。

看着眼前散乱的头发，他又想起了这样一种说法：人在睡着或喝醉时才最能见出真正的脾性。喝醉的情况就不必说了，单说这睡着以后，有的女孩在跟你过夜时，就能偎在你腋下跟个小宠物似的一动不动到天亮，看着让人心里别提多软和了。自然也有的却是面露一副呆蠢相，或肚囊肥乳之类的松散横垂，看去再无美感。这沈红此刻，该是一副什么样子呢？呵呵，老周倒一点儿不想正面欣赏她的睡态，还是尽量多留点儿好印象吧，人家也挺不容易的。

老周晃晃脑袋，觉得还有点儿沉，不想动，但不妨碍冒出许多飘来飘去的感想。

感想一：如今这种熟女人怎么就这么想得开！你瞧这个，认识不过半晚上，就痛快利索地上了床。对此只能说，时代，这就是时代。

感想二：就昨晚上来说，前半夜又喝又唱的折腾都好像意犹未尽，只是在有了最后这一下之后，才算万事大吉，再无人生追求。用王校长炒股的话来说，就相当于前面的所有炒作、造势、拉升，都是为了最后的庄家出货。庄家的货没出掉，行情就没完，即便暂时沉寂一阵，也总会再次拉升起来。而货一出完，一波行情就结束了。至于下一波行情，则要从再一次的底部建仓开始。

嗨，那就等下次再建仓吧。

他起身开始穿衣服。身边的裸体仍毫无反应，睡得可真死。

临出门前，老周终于还是摇醒她，说："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你再睡会儿吧。我看看你的号牌——好——账我就给你结了，你回头直接

走就行。”

沈红迷迷糊糊地看着他，似乎想一激灵清醒过来，却终于没做到，只是支吾着说：“我有卡。”

老周冲她摆摆手，最后说声“再联系”，便站直身子，抖抖肩膀，开门离去。

13

老周坐进车里，打开手机。“小秘书”告知来电很多，也有打不通后留短信的。

先是老马，这家伙昨晚睡不着拨过电话，且是在沈红到来之后。老周立即拨过去问他，昨晚干什么了，都他妈什么钟点了还不睡？老马好像还在床上，梦呓似的说，少——废话，快——到我这儿来，有好——节目等着你呢。老周忙说好好，就掐断了。等有工夫再搭理他吧。

一早打来的电话里，有个来自一位姓唐的老同学。老周拨过去，便听那边无比激动地说，我们今天下午有个重要培训，希望你一定前来分享一下。老周说还是你们那帮搞传销的吧？那边说怎么是传销呢，我们是直销，直销知道吗？国家都立法了。老周不打算跟他费唇舌，便连声哼哼着，说看看吧，尽量去。那边火燎燎地说，别看看呀，说定了，我们组织里给你留着席位呢。老周又哼哼两声，匆忙扣掉电话。

再是王校长的留言，说自己先走了。这完全不用交代，就俩人这交情。

老周合上手机，不看了，有急事的自会再打过来。他启动车子，赶往办公室。

一下电梯，刚好在走廊上碰见老板。老板招呼道，四哥，我刚收份传真，你来看看。老周便进了他办公室。

坐下随便议了点儿事，老周也主动提了一下目前一个大项目的进展情况。老板则似听非听，只是乐呵呵地摆弄一套功夫茶具。这就叫

心照不宣，彼此懂事。老板可以不问，但你不能同样装糊涂，否则就等于是存有摆不到桌面上的事。你以为老板叫你过来，真的只为看份传真呢？中国人的这套处事规矩，里面的学问深了去了。尤其在这种民间小公司里，面对的又是老周这么一位超级下属，老板自是不能跟辖制一个马仔那样随便吆喝，甚至流露出一点儿命令口气都不合适。于是，无论有多少意图，便都只能以种种含蓄姿态暗示出来。下属能领会到位，便说明彼此尚能心心相印。下属若顾左右而言他，老板便要费尽心思再设计出一些阵势，让做下属的领略到没能和谐相处的后果。这种日积月累的微妙交流，才是双方真正的合作基础。而那些说给外人听的是非种种，其实都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壳而已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6）

老周随后又道：“我待会儿要出去一趟，私事。”

老板马上笑道：“嗨，四哥，我要有事儿就提前向你汇报了，其他时间你都随便呀。”

老周点点头，的确啥也不用多讲。项目的事更无须催促，以老周的江湖身份，这点儿敬业精神还是有的。

该说的差不多了，但气氛上似乎还缺点儿东西。正这时，老板忽然又坏笑着问道：

“四哥，上回那文化场所，后来又去过吗？”

老周马上也暧昧地笑起来。那所谓的“文化场所”是一家洗头房，但在服务细节方面的创新之处极多，令光临者无不惊叹其“文化内涵”的丰富。

“没顾上，不过我留着那女老板电话呢，”老周道，“你随时可以跟她联系，必要的话，我看你把她拿下也未尝不可。”

“我拿她干吗呀，她那味儿是你喜欢的。”老板道，“我发现你在这方面达到一种境界了，四哥，专门喜欢那种成年女白领类型。”

俩人随即又以男人特有的默契笑了一会儿，和谐氛围就此便完全出来了——多好的企业文化。老周顺势点点头，起身回了自己办公室。

瞧人家这老板干的，这才是达到一种境界了呢。别看老周二十年前就已出了道，如今在这等后生面前，还就得打心里叹一声服气。

老周又打了几个电话，手头的零碎事处理得差不多了，便整装打算出门。拎起公文包后，想了想，又打开抽屉，拿出个小塑料瓶丢进包里。

一小时后，来到了邻市东岭。

他将车开进一家看着不太起眼，但硬件设施尚可的宾馆，开了个房间。一离开前台，便拨通一个电话，只是说出了宾馆名和房号。那

边嗯了一声，就挂了。

没过太长时间，敲门声响起。老周起身去将门打开，一个女人转眼便钻到他的怀里。

老周先摸一下她凉丝丝的脸，拿下她肩上的包放在茶几上，又为她脱掉外套。她看看老周，淡淡一笑，转身就进了卫生间，里面随即传出哗哗的放水声。

她就是双萍。

老周下海早期，她在一个机关的办公室工作。老周来给她单位调试设备，一来二去认识了，再吃上几次饭，一同到她们下属的基层单位走走，便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。一开始老周也没想别的，当时跟孙丽尽管小有吵闹，毕竟没到仇人的程度。所以在后来的几年里，俩人居然没再见面。

但人终归抗不起折腾。顺当的时候，坚持点儿原则还不算什么，不顺的时候，往往就没什么好守着的了。谁做事没有自己的充分理由?

终于，跟孙丽间的硝烟战火足够沦陷一座城池了。常夜宿办公室的老周，凄惘之余，很自然就把双萍给想了起来。当时他在女人面前已颇有经验，找机会又跟她联系上之后，没过太久，俩人就到宾馆去开了房间。

这在双萍那边来说，主要是忙于跑生意的老公常年冷落她，而老周从哪方面看，也算得上是个出色人物，所以，俩人好上本身还是容易解释的。但令老周后来惊讶的是，跟她居然能一直保持到今天，在现代社会，这就得算是奇迹了。再好的两口子也不能保证这么长时间不翻脸吵架，而情人间更是多种干扰丛生，一旦有了缝隙，最可能的便是渐成路人。那么，能跟她始终亲密如初的原因是什么呢?

想来想去，老周发现，她最大的好处便是，从不会给自己造成任何困扰。她尽管没什么文化，但对什么事都能理解和包容，甚至可以说，她身上有着一种母性的东西，一直能温柔地环绕着你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7）

结果，十几年下来，多少女人在老周身边如过眼云烟，惟有她总是伫立在不远不近的地方，仿佛始终在关注着他，又仿佛随时在等他前去疗伤。反正，每当老周空虚无助时，就会独自驱车来找她。

14

待俩人喘匀了气，时间已到中午。

双萍从带来的包里掏出几个小塑料袋，面包、火腿、牛奶，还有一小瓶三鞭酒。老周懒懒一笑。

他依旧躺着，任凭双萍喂给他吃。

然后才慢慢说起昨天的离婚。

双萍什么都不问。听他说完经过，便开始收拾空袋碎屑，兜在一起进了洗手间。

老周听里面没了动静，遂探身由床边拿过自己的包，从里面掏出那个小塑料瓶，拧开，倒出一粒，送入口中咽下，然后闭目小憩。

脑海中立即跳出老马怪异的笑声。“真是闻所未闻，”那家伙曾疯狂调侃道，“只听说吃下药去找小姐的，或者配合老头儿们对付二奶，怎么到你这儿，居然用在海枯石烂的老情人身上了？”

对此老周回答说：“要不说你不解风情呢，跟小姐就用不着这个了，无非到哪儿算哪儿。你是去消费她的，何必给她付出太多。”

每次见双萍，都要在床上待好长时间，所以适当补充点儿能量是必要的。这在双萍的角度来看，应该足以相信他真是久旱到了受不了的程度。而在老周来说，却也毫无作态的想法，而完全可说是自愿投入。就凭这种绵延多年的高浓度，大概可以说在俩人之间，恐怕是有点儿传说中的所谓爱情吧。

曾经，老周也跟双萍商讨过是否可能结合的问题。但双萍万分苦恼地说，老公一家都对我太好了，简直就没一点儿对不起我的地方，所以我不可能跟他离婚。

这说法让老周万般羞愧。感情算个什么东西？大致就是一种瘾吧，让你戒不了，甩不开，掐不死，忘不掉。但如果说情爱是一张床，那么生活就是一套房子，两者的功能是不可比的。尽管，那总让人睡不好觉的房子也没什么意思，但那毕竟还是种资产。谁见过有人仅仅为有张好床就心满意足的呢？

何况，反正事情已经做了，难道你就此罢手，就能减轻自己的罪孽吗？谁都不想伤害，结果却是把谁都伤害了，除此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唉，还是不想那么多吧。

于是多年下来，此种定期会面坚持依旧。

打了会盹儿，老周抬手摸摸身边，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起身走进卫生间，见双萍安静地站在水池前，低着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显然保持这一状态已有一会儿了。

老周从后面轻轻搂住她，轻声问："怎么了？"

双萍垂目一笑："没啥。"便又跟他回到了床上。

如此一天下来，整个人始终都如在云端飘浮。

15

双萍走时，天已快黑了。

老周继续疲惫地躺着。尽管双萍走前为他拉开了窗帘，室内还是很暗。他眨着眼睛扫望窗外，像个深藏不露的案犯。

打开手机，跳出的第一条短信是：好哇，又干坏事去了！

他嘴角一歪。白天关机这么久的情形，只有做眼下之事这一种可能，而了解此秘密的惟有老马。

电话响，是沈红。老周接起来："哦，我看到你来过的电话了，中午我喝得多了点儿，就关上手机睡了一会儿。"

"别编了，周总，难道一大早就喝多了吗？"电话里笑着说，"我替你再找个理由吧，上午是没电了，对吧？"

老周只好干笑。能这么笑，既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撒谎，也表明跟对方毫无拘束，不介意将自己的小隐私展示出来。

第一章 重返单身（18）

“不过，昨晚你没休息好吧？”沈红却另换个话题，声音麻麻的，让人听着心痒，“我看你成天要都是这样作息不规律，可真容易把身体拖垮。”

老周心说了，你不也是可能把我拖垮的原因之一吗？若搁往常，多半就拿挑逗的话跟她贫上了，这恐怕也正是她想要的效果。自己先遮遮掩掩，让男人上钩以后，再把责任都推到男人身上，女人的这等伎俩如今都演化成一种时尚了。但今天该着她没趣，正赶上老周此刻处于“不应期”，嘴上只是说：

“唉，没办法，习惯了。”

“那晚上你有时间吗？”沈红又问，“要没事就到我店里来转转呗，你这商界的前辈，也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。”

“哦，等会儿还真要跟人谈个事。”老周斟酌着是否该完全回绝她，又觉得那样未免太不近人情。“这样吧，明天我找时间去参观你的店，好不好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你的行业还真是外行，就当是去观摩学习的。”

“说哪儿话呀。那好吧，不打扰你了。”沈红挂了电话。

老周依旧斜歪着不动，百无聊赖的脑子里又分析了一番沈红这样的女人。

恐怕在多数女人的生命中，或迟或早的，都会将其世界观转换成“自己该卖个何种好价钱”的模式吧。如果说，许多男人的不容易，在于种种压力所构成的挑战永无止境，则许多女人的不容易，便在于需要绑住一个能给自己增辉添彩的男人。还是用王校长的股票理论来说，女人在二十五岁之前所做的全是题材拉升，然后由于可炒作的利好越来越少，便开始高位盘整，随之就慢慢阴跌，此后即便偶有反弹，也只是有助于庄家短期变现而已。对此谁若期望抄底抢反弹，基本就等于高位套牢了。

所以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随便哪个大龄女人一旦嫁出时，总是那么喜不自胜。这在实质上就等于，一种标着高价的商品，终于撞到一个肯接盘的冤大头了，那种成就感显然不言而喻。尽管，同样的喜悦在大龄男人身上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存在，但在时下的社会，一个大龄男人的完婚，更多却是意味着完成了一种社会义务而已。连前来恭贺的亲友，也分明都是一副“千斤重担今日压到了你肩上”的悲壮深情，哪有什么轻松愉快的欢喜可言。

唉，险恶呀。

可惜多数人都不能正视这一点。而世上流行的许多论调也都是极其荒谬的，譬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舆论便会抱怨用人单位的苛刻，好像凡开公司的就欠了社会无数的工作岗位，凡做老板的就该给随便什么人都发薪水。又譬如一旦发生劳资纠纷，便肯定是老板的错，就算你被员工给玩儿死了，也是你活该，或只是替你的千百个黑心同类还了点儿债而已。再譬如女人若嫁不出去，更绝对是男人的责任，是他们不够优秀，配不上我们的优质仙女。

所以，现金为王。你若手持股票，结局便是市场说了算；若手持现金，则至少可以自己说了算吧。那么，在你看不清市场走向的时候，恐怕还是让自己说了算为好。

而对一个中年男人而言，单身，就是一笔最可观的现金了。老周摸摸自己的胸膛，如同抚过一排排捆扎完好的钞票。

16

深夜，老周驱车返回了西山市。

车子驶入一个建成已有些年头的小区，转了几个弯后，停在一栋楼下。附近停的车并不多，说明该处居民收入状况一般。

上楼，开门，进屋。一股关闭数日的霉烂味扑面而来，加上随处乱扔的种种杂物，更会让随便哪个女人都看不下去。这里倒不像单身小青年的宿舍那样，充斥着对生活的无知而导致的脏乱，而主要是由

于缺乏正常生活内容，找不出一点儿居家过日子的痕迹，同时还散发着一些若隐若现的暧昧气息。

洗把脸，躺下，电话先拨给老马。

“喂，大白天的，手机又没电了？”对方说。

“对，对，没电了。”老周笑着说，等着挨骂。老马这家伙如今是真够无聊，成天催着老周去他那儿散心，老周只好一年到头地反复表示心领、向往、期待。

“沃操，少他妈给我装孙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在干吗！”对方果然大怒，“说你什么好啊，建龙同志，你说你也是即将夕阳红的人了，怎么动不动还爱玩儿点真的？看来你需要加强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”

“好好好好，我学习我学习，”老周说，“没事就明天见吧。”

“哎，别明儿见呀，还没说正事呢。”老马说，“你他妈不过来了？”

“我说不过去了吗？”老周说，“去你那儿还得提前申请报批呀？这不打算明儿就动身吗。”

“啊，好好好。”老马立即高兴起来，转而又情深意切地说，“我告你呀，这回咱还真不以喝酒为主了，哼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个良家的，让你培养点儿长期感情，咋样？”

“你哪来这么大能耐？”老周不信，“再说了，要真有那好的，还能逃过你的魔爪？”

“不信算了。”老马说，“熟人不好下手，这道理都不懂。”

“那就谢了，赶明儿拎个猪头去见你。”老周说。

“嗨，猪头就免了，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就得。”老马道，“好好待人家啊，以后改邪归正，别找小姐了，讲一段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”

老周无声咧嘴，觉得滑稽。

俩人又乱扯几句，老马最后宣布说：“从现在起你就可以开始想入非非了。”便挂了电话。

老周丢开手机，肚子有点儿饿。一天就中午被双萍喂了点儿东西，但此时又懒得到外面找东西吃，他素来没有一个人上街吃饭的习惯，便到墙根的乱纸盒里翻了几下，居然找出两个真空包装的卤蛋，还有根疑似已过期的火腿肠。他便用电水壶烧了点儿水，再懒这点儿事也是要干的。然后泡杯茶，把卤蛋吃了下去。

看看时间也确实够晚了，那就睡吧。尽管在这种空旷的房子里，独自入睡的时刻，总令人有种凄凉落寞之感。所以，越是洗浴大厅那种地方，他越能睡得着。

临躺下前，他打开床头的小音响，调成放完一段曲子就自动结束的状态，然后在流水般的乐声中倒在了枕头上。

那是一首二胡曲，《良宵》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）

17

该去趟北京了。最近项目进展有些迟缓，而且还有点儿私活儿，也值得捎带办理。但今天似乎还不行，明天吧。北京那边有个环节还需要再等等，早去了也是耗着。

老周坐在办公室，抽完两根烟，算是理清了近期行动计划。

沈红又来电话，问周总什么时候能来店里指导工作呀。老周有点儿不好意思了，忙说我正要联系你呢，这就动身。沈红说早知道我就晚两分钟再打这个电话，不还省两毛钱吗？不过我本来以为你会说已经在路上了呢。老周哈哈大笑，说俺是老实人，在哪儿就是哪儿。

唉，去一趟看看吧，谁让欠了人家的呢，老周边开车边想。看看情况，方便的话就给她介绍几个客户，也就算是还她的人情了。至于她最期盼的那种目标，估计可能性不大。撇开她那难尽如人意的相貌不谈，自己好歹也算个在西山地面上有点儿身份的人，怎么能轻易考虑娶一个“漂”呢。

沈红站在店门前迎候着，老周更不好意思了。人心换人心，咱又不是什么官员或大财主，人家凭什么就这么低三下四？就算在感情方面有点儿想法，那也是正常追求，说白了人家还是看得起你呢。心态这么一转换，竟不由陡然对沈红多了几分好感。人与人之间的感觉真是种奇怪的东西，也或许，是自己这些年来真正得到的温暖太少了，只要有人对自己好一点儿，就难免感激不尽。

匆忙想罢，老周赶紧停好车，将满脸过意不去的表情送出车门。

一通不乏夸张的寒暄过后，老周步入沈红的门头店。那个小兰果然也在店里坐着，看来这是个一主一仆的袖珍公司。不过俩人的精神面貌都挺好，尤其沈红，好像永远都那么春风满面，进而会让人想到，以她这样的处世姿态，干什么都能挣钱发达。

不过老周扫了眼她的店内布置，并随便问了几句大致业务后，就不再这么认为了。简单说就是，看着不像那么回事儿。眼前的这个女人，似乎对做生意的一些基本要领都没谱，而且她还很不在乎这种没谱，这就挺让老周纳闷了。莫非她是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，闲着没事儿下海玩票？再瞧瞧嗑瓜子的小兰，顿时也就不拿她当个正经打工的了，这主仆二人看来就是一对闲漂。还有这么开买卖玩儿着干的，倒是头回见。

沈红分明更对谈业务不感兴趣，推着老周就进了里屋。回手关上门，扑过来就是个大拥抱。老周只好跟她搅了两下舌头，又赶紧指指外面，意思注意环境。沈红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看样子就算在这儿立马脱光了办一场都无所谓。老周苦笑，进门前的良好心情不由也散去了大半。

沈红推他坐到沙发上，转身身从办公桌下掂出两个纸盒。拿过来先打开一个，是条领带。嘴里说着，你瞧你现在这条，布料不好不说，也都脏了，赶紧换条新的吧。老周忙说我还有呢，你别拆开了，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。沈红却不管他，手中已将新领带长长地拎了起来，接着一把将他脖子上的领带扯掉，新的则由脖后绕过，左一下右一下为他系起来，不时还后仰着端详两眼。老周一闭眼，没办法，由她摆布吧。

另一个盒子，甭问了，衬衫，而且肯定名牌。沈红塞给他说，在这儿就别打开了，回去换上。老周苦笑道，还以为你打算再把我上衣扒下来呢。沈红道，那不就颠倒了吗，领带都系好了还怎么脱衬衫？说着手就摸在老周脸上，又道，我看你戴的这块表也不太敞亮，改天也给你换一块吧。老周顿显痛不欲生状，无可奈何地说，你再看看我这车，是不是也不够体面？沈红正色道，没错，这事虽然不能马上办，但你记住我这话，年内我一定给你配辆三十万以上的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2）

老周拿下她的手，将她小推开一段距离："大姐呀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怎么对不起你了？就算你再有钱，这不是糟蹋我吗？"

沈红却一撇嘴，倒头扎到他怀里，嘴里说："我愿意，就算是糟蹋你又怎么了。再说也不是专门给你买的，是别人送给我爸的，他那么大年纪用不上，在家放着也是浪费，你就帮我消费了呗。"

18

一个饭局电话救了老周，要不然，恐怕过不多会儿，就该在沙发上干柴烈火了。

他匆匆脱出身来，连声答应着沈红晚上再联系，近乎狼狈地逃出了门店。沈红在后面追着将纸盒塞到他车上。老周仓皇间扫了外屋的小兰一眼，发现她依旧在垂着眼皮嗑瓜子，对身边热闹分明视若无睹。是作为下属的职业素养，还是已见怪不怪了？当然这会儿的老周是绝无闲暇对此深入思考，只想赶紧离开。

车开出一段路，他才放松一些。路上也有点儿堵，如今塞车已完全不分时辰了。老周驾着车走走停停，很快便觉太无聊。瞧这半上午都干了些什么，不明不白地受了一份礼，顺便还占了两把便宜，这叫什么事！

放眼路旁的店铺，处处体现着旺盛的性欲泛滥。几乎所有商品都用美女来搞推销，连价值块儿八毛的破玩意儿也少不了，好像你买件商品还能捎带送个小姐似的。而那些代言女人们一律满脸贱笑，穿着或暴露或不整的时装，姿态无论站坐皆扭曲下流，纷纷采用眨眼睛、努嘴巴、招手、劈腿等下三滥手法，协助商家做着推销。估计商家心里想的是，这样就可以让男性顾客火烧火燎，在性冲动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产生花钱的冲动了；对女性顾客，则可激起她们的好胜心与模仿欲。常年生存在这种无可躲避的环境下，普通的家常女孩儿当真就会觉得自己确实低人一等，有点儿姿色的则会终日与镜子对视，心里悄

悄为自己估价。物质时代的飓风就这样横扫一切，无论城乡，不留一点儿角落。

老周慢慢开车，顺便接着电话。

除了业务方面的，老马自然少不了催促，连声“沃操”，问怎么说话跟放屁似的，不说今天来的吗？老周道，你搞清楚了，打电话时候已经过半夜了，说的明天，那也就是跟现在同一天的明天，而不是天亮后的今天。老马道，你少给我扯这些里格楞，告你说，明天可不能保证有合适的良家女子给你留着了。老周道，难道你能连夜就给米西了？太不注意身体了吧。老马道，少他妈扯淡，明儿可说定了啊。老周连声道，是是是，明天要不到，让上帝罚我骨折。老马哈哈大笑，说你小子真该体会一下骨折的滋味。

他们说的骨折是一典故，其中大有文化。

老徐也来电话，打算晚上安排个饭局。尤其强调的是，老周若去不了就取消，若能去就随便热闹热闹。老周知道他这儿还是在做长远投资，说有事也多少有一点儿，说没事便纯属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闲着。那就去吧，多喝点儿不还能作为一种摆脱沈红的借口吗？

还有老唐的电话，连声埋怨老周不给面子，请他多少回了，死活不去捧个场，还把电话都关了，至于吗！老周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，这小子昨天上午是打过电话请自己去参加传销聚会，估计肯定少不了一大帮老妇女，这不要我老命吗？不过看在老同学分上，只好解释半天，说自己真的有事，电话也确实不是为你关的（心说你也未免太重视自己了吧），要不这样，晚上请你吃饭怎么样，不过地点还没定，下午再联系吧。老唐这才罢休，嘟囔着收了线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3）

成天就他妈这么吃来吃去。

19

傍晚时分，一家茶馆门前，老周歪着头朝外探了一下。天有些灰，好像夜生活提前降临了。

他把头扭回来时，脸上已绽满灿烂喜悦。正有一帮人从茶馆里往外走。都是中午饭局上的人，吃完后意犹未尽，又来到这家茶馆吆五喝六地混了一下午。老周虽不是饭局的买单者，但毕竟这些家伙都跟自己的项目有些关联，所以陪着玩儿半天政治扑克也是义不容辞。

走在前面的，是个官办公司的头目。一看就是乡镇干部出身，多年积攒下的蛮横皮肉还盘在脸上。官场上混了多年，总算小有所成，也该扬眉吐气地享受几年了。如今成天挖空心思琢磨的事，就是如何吃喝嫖赌出新花样，并顺带享受属下的谄媚，似乎还真以为自己有什么叱咤江湖的才能。

其身侧诸位，心态自是各有千秋，但表面上都开心舒畅得那么真诚，仿佛见人就恨不能表白一番：与令人爱戴的领导共度了一下午美好时光，世上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活动吗?

老周脸上的真诚也跟他们不相上下。微屈上身，为领导引路：黄总，你们先走。门旁更早已站定两个旗袍女孩，做风摆荷叶状，莺声轻念：欢迎再次光临。

砰，车门关好，绝尘而去。老周依旧站在门前，做出会心颔首、由衷叹赏的姿态。运气好的话，或许会给车上的家伙们在后视镜里留个印象。

所谓政治扑克，其实比传说中那种借搓麻行贿的勾当文明许多，无非陪重要人物随便乐和一下而已，适合在熟悉的小团伙中开展。通常官场的上下级之间都不打麻将，那里面的套路太深了，彼此装或不装都很难，而且也很难热闹。扑克则相对简单，运气成分大，谁都能

根据气氛需要临时客串个角色。总有人该跑分时不跑分，或不该激动时瞎激动，让作为核心的头儿坐收渔利。而那奉献者少不了还要顿足捶胸一通，顺便再佩服一回头儿的神机妙算。

在此种游戏过程中，除了需讲究出牌的艺术性之外，更要在情绪方面做到极为原生态的配合。譬如，时常会有人突然为头儿的一句屁话笑得变成喷壶，接着便会有另一位扭头对老周轻声解释道，我们老总实在太幽默了，他简直能让你做什么事儿都充满乐趣。老周便马上会跟着说，是啊，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工作，再忙也不会累呀。

他们中一般还会有个非下属，那往往是个另有企图的拉关系者，自然也会最后买单（老周就多次扮演过这样的角色）。这家伙要始终表现得最为不屈不挠，但也会输得最惨。他的最成功境界，在于能让桌上那位要人发自内心地感觉到，自己完全是凭真功夫赢下每把牌的，从而最终满载着智力方面的优越感，一边奚落着这位非下属，一边扬长而去。

顺便再提一点，如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恐怕都已不需要借打麻将来行贿了。还有那么装傻的人吗？许多事情都是明摆着的，该送多少就送多少，送得坦诚接得自然，完全都在江湖宪法中彻底制度化规范化了。若还有哪个玩优雅的，非要花一晚上时间才能将一笔钱送出去，那只能说他是脑子进水。而且当事人那么多，让接受者心里也更犯嘀咕。

老周终于敛起笑意，来到自己车上。打开手机，见老徐打来过几次电话。便打回去，听老徐详细告知了晚上的饭局地点，顺便又说，前天小庞叫来那俩，看着还行哈，要不也一块儿叫着？那个年轻的不还是你的老邻居吗？老周大面上不好反对，便说，你看着办吧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4）

如今这种越没啥正事的饭局，越喜欢找几个无缘无故的女人凑热闹。结果社会上还真就涌现了一批成天忙着赶饭局的女人，看上去似乎日理万机，参与着多大业务似的，其实不过是免费添人气的角色，只是混点儿嘴上的油水儿。

老周马上也将时间地点转告了老唐，省得这家伙由着急演变到恼羞成怒。然后驱车上路。

街头正是下班高峰，千军万马的，明知没法前进，还非在这时候一起掺和不可，差不多天天如此。一条静止的车龙，谁都不瞎按喇叭叫唤。老周随即也成了其中一员，且心态相当平和。

侧目旁观，车龙中的一辆公交车上，成排的下班男女们紧紧挨挤在一起，表情木然。老周觉得，其实在公交车上这样男女混挤在一起，也挺有意思的。他早年间曾有回坐公交，站在过道上，身后有个瘦女人急着下车，竟将前胸在他后背上结结实实硬搓了过去。而更奇妙的是，他分明感觉出，那搓在他身上的，其实只是两小团海绵而已。所以那女人也就没什么遭受了损失的神色，下车后稍一整装，便又高挺双峰，伴着饱满的生活信心优雅而去。

相比之下，路边游逛的闲人们就自在多了。他们绝不急着赶路，而是以悲天悯人的神色悠然浏览着车龙，不时掠掠头发，轻轻发出叹息。也有不够深沉的，直接就将幸灾乐祸的真实心情溢于言表，晃着龟丞相般的脑袋，前后顾盼，远近指点，满脸小人得志的快乐。

手机响，还是老唐。他着急地说，你说的时间我可赶不到啊，现在正堵车呢。老周乐了，说，你是不是就离我不远呢？干脆咱先路边找个小摊儿喝两杯得了。老唐说，我下不去，在公交车上呢，挤都挤不动。老周说，那正好，你顺便给身边的少妇们发发名片，说不定当场就能发展几个下线，好点儿的直接带到饭桌上也行。老唐便说声嗨，竟不再往下贫了，咕哝两声就挂了电话。

老周皱皱眉，马上将老唐身边的情况猜了个差不多，一定是带了一个，不敢胡说八道。而一个能陪他搭乘公交车赴饭局的女人，估计也就是个半老徐娘。对老唐的这方面偏好，江湖上早有诗为证：老唐老唐，专找大娘，不找大娘，不是老唐。老周不由一笑，等会儿瞧吧。

他又留意一下路边的几位同龄男人。他们尽管穿戴不一，但气色皆如出一辙，同样的喜欢抬头挺胸、若有所思，轻易不苟言笑，隔一会儿便要做深呼吸状，将目光投向远方。

老周一向认为，在街头闲逛的中年男人，可谓世间最凄惨的风景。没有饭局要赶，没有下属追赶着请示汇报，也没有朋友相约商谈合作项目。尤其是，他们自己也没一点儿打算关注和投身的事。这样回到家里，难免要面对老婆的唠叨和孩子的不屑。唯一能找到的树立个人权威的机会，便是对熟人们遇到的生活问题，发表些自命不凡的见解。但偏巧他们的熟人也多是这种百无聊赖的同类，想从中得到点儿钦佩或认可更加不容易。于是见了面便会为些鸡零狗碎的话题争议不休，看上去倒像一群重大事务专家。

老马对这些无聊的中年人有个评价：五体不勤，混吃等死。五体的内容除四肢外，还包括那个部位。他的理论是，正因为那地方不勤快，没激情了，才必然导致全身心的慵懒，再隔三差五地弄点儿酒精烧烧，迟早便发育得油肚秃顶，阳痿无能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5）

路边有个卖彩票的小店。好些男人正默默伫立在里面，手拈一烟头，面对满墙的历史数字表格，充满沉思。一群对事业如此投入的成年人，无论如何，都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一位妙龄女子从店前扭摆着走过，小腰细得惊人，令老周追随着目送了她老远。旋即感觉，内心深处似乎有种悲凉，也说不清为什么。

嗨，其实表面的忧伤纯属扯淡。往深里说，每看到一个漂亮女人，也就等于看到了她身后那山高水远的情感波澜。在她一路走来的时候，该有多少贼眼盯着她，打着坏主意。而她也不过只是一凡人，也会受制于种种外形美观的小诱惑，又怎能一直将一张白纸为你留到今天？进而，即便你们会有个开始，你又怎能指望人家凡事都服从于你的考虑，而没有自己的另一番想法呢？

每想到这些，便令他心情沉重。

世上谁都不单纯，都他妈沧桑着呢。

说来说去，还是怪自己贪心，老周最后自责道。原本免费欣赏一下就挺好的一件事，你非要弄些占有的念头进去，那还能不俗？

20

走进订好的单间，老徐已在里面。另外还有他的两个小兄弟，就是支个小门头，成天跟在别的老板屁股后面找活儿干的那种，本质上跟老徐在老周面前的地位差不多。但社会的食物链就这么奇妙，老徐一转身，也能有人来求着他。老周顿时明白了老徐组织饭局的主要动机，是想在小兄弟们面前显摆一下，隆重推出传说中的“四哥”，而且今晚买单的也指定不会是老徐本人。

老徐冲老周笑笑：“四哥，还叫别人了吗？”

老周道：“有个老伙计，找我好几天了，我一直没倒出空来，这不就给喊来了，一会儿到。而且我估计他还会再带来一个。”

“带个美女？”

“美女不敢说，但我估计，一定是非常有特色的，不信你就等着瞧。”

“怎么全是估计呢？”老徐不解。

“因为以我这伙计的眼力，肯定能把本地最让人吃不下饭的女人给带来，那岂不还给你省菜钱吗？”老周道。

老徐大笑。正这时门口有响动，小青和冯夏这姐儿俩来了。

老徐开始张罗着安排座位。他和老周自然是坐“主陪”和“主宾”，小青姐儿俩先被往“副宾”位置上让，但小青从座椅的数量上一眼就看出还有人没来，便死活不过去，只肯靠着老周坐在了一边（这自然也是最令人欣慰的结果）。那两个小兄弟便分坐了“副陪”及相邻的地方，剩下“副宾”处两个座位虚席以待。

服务员给众人添水，老徐开始跟小青回顾前晚的感受。小青的大方劲儿丝毫不减，她这种女人的特点是，不管现场有无生人，只要有一个认识的，就能把自己变成主角。仅凭这一点，再加上人也确实不讨厌，便可以想见她在饭局界的受欢迎程度。冯夏则还是老样子，一句话都不多说，看来要不是表妹带着，她能成天都待在家里看电视。不过越这样，老周越要多打量她几眼。她今天的穿着显得比前晚唱歌时年轻了一些，看来事先有无准备就是不一样。而且这一显年轻不要紧，当日看上去颇为平淡乃至枯萎的某些神色，如今竟也似散发出了几分素雅。相比之下，小青的妆扮就有些浓了，本来岁数并不大，却偏要把自己包装得那么夸张，不免令人对其审美观有所质疑。

门外一阵脚步声，伸进一个脑袋。“都来了，哈哈哈。”一边说着，老唐探进了半个身子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6）

老周抬手招呼：“老唐，快进来。”

老唐不无扭捏地将整个身子放进来，张开瘦瘦的巴掌，略带歉意地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外面，我还有个朋友，叫她一块儿来吧？哈哈。”

“一块儿一块儿，这还用客气什么？”老徐连声道。老周不禁莞尔，屏息静候老唐今天推出的最新合作伙伴。

老唐立即一转身，冲着似乎近在门旁的一个对象略作示意。随后，一个彩色的身影便呈现在大家面前。老周相信在座诸位的心头一定都大大地“哇”了一声。

你必须佩服老唐，他不但善于结识这样的半老女人，而且还能以足够的殷勤，将她们的自信心培养到常人难以思议的境界。

据老唐介绍，该女人的称呼为“小方”，也不知是名还是姓。姑且乱叫着吧。

大伙儿一客气，老唐再一推让，居然是小方坐到了“主宾”的位置上。老周不禁与小青相视一笑。老徐也看过来，其笑意中明显多了些“算你狠”的意思，似乎在说，好啊，这位唐兄竟给我身边陪上了这么一位美女。

老周几乎想仰天大笑，赶忙击掌唤人，上菜。

这小方确实挺不拿自己当外人，整个晚上完全成她的独角戏了，连小青都未免相形见绌。但见她忽而跟老徐大谈生意经，忽而跟冯夏自来熟地描述起自己的孩子，而且不排除前夫的话题（尽管冯夏并未做出完全对等的响应）。看来值得女人投入的事业实在太多了，如此凄惨的姿色本钱，真不知如何练就这套厚颜功夫。或许，无论再怎么惨的女人，只要豁得出去，便总能招引到愿意捧场的男人吧——譬如老唐。

老周不禁想起几天前在电子市场上见识到的另一个女人。当时他顺路去买点儿东西，转了几个小姑娘看守的摊位后，来到一个中年妇女的摊前。说她中年，是指老周的客观判断，从外表看上去，却分明精力充沛，干练无比，而且就相貌来说，既不难看，也不松弛衰萎。这样的女人，大约年轻的时候不会显得太有光彩，因而也往往嫁不到太优秀的男人，甚至只为了对方的“真心实意”就随便嫁个窝囊废都说不定。但随着对生活内容的全面领略，她们身上的潜在能力会逐渐焕发出来。而当年那些在婚姻市场上似乎远胜过她的女人们，如今却不过忙于家长里短，乃至盯梢捉奸而已。

很明显她的生意不错，老有回头客模样的人过来扔下几块钱，拿根线就走。而相比之下，其他到旁边那些小姑娘摊前的人，就多半要磨会儿牙才肯涉及正题，而且叽叽歪歪半天还不见得成交。

老周招呼她一声，说明自己的特殊问题：商店里卖的大插座引线都是三头的，而他家里却偏偏需要一个两头引线的大插座。她听罢马上一摆手，明白了，这就给你做一个。只见她舞动螺丝刀，飞快地将一个成品插座卸开，其间又包括换工具、剪线头、绕铜线、拧螺丝等动作，直叫人眼花缭乱。还不算来了顾客照常打招呼、报价还价、介绍用途等等。转眼间，一个新配置插座宣告完成。

老周在旁暗自揣度，倘若自己在家干这点儿活，恐怕没半个小时下不来。但看人家干完了，不免又有点小人之心，以为她肯定会加些手工费。说实话即便多点儿钱老周也认了。但人家一报价，依旧只是线多少钱、板多少钱、插头多少钱，根本没自己的手工什么事儿。顿时，老周服了，临走一定跟人家要了张名片。甭问，又一个回头客就此宣告诞生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7）

看上去岁数都是差不多的女人，差距咋这么大呢？尽管这小方跟那女摊主的外在神态都可用自信来形容，但承载这自信的东西，又是何等不同。

21

一小时后，单间里早已告别开场时的轮流“说两句”——种种既庄严又滑稽的敬酒辞，而代以放肆的笑语喧哗。当然不是正经笑，而是那种成年男女间为了某个暧昧话题的宣泄性爆发。

“哎呀你这个坏东西，再讲一个再讲一个。”嚷嚷最响的自然是小方。

“好，再来一个智力测验。”老唐道，题目一出，一小片整齐的感叹。

“你就把答案说出来吧。”小青催促他。

“不能马上说，马上告诉你印象不深。”老唐得意地闭上眼睛，看来这是他压箱底的货，“这次，你们要实在想不出来的话，就等明天清醒了再继续思考。然后，下次见面公布答案。”

“嘿，你还拿我们一把。”小青道，“谁知道下次啥时候再跟你见面。”

“找老周啊。”老唐一指这边，“或者，单独找我也成，要不你给我留个电话。”

小青还真把手机递给他，让他在上面拨起来。不料老周的手机却在兜里响起来。小青随即笑道：“你真是喝多了，连自己的号码都记不清了。”

老唐晃晃脑袋，起身道：“我先去方便一下，回来再留。”说着东倒西歪就撞了出去。

剩下的人又干了两杯，感觉差不多了。看老唐还不回来，猜想是躲在外面门厅里，为了少喝点酒。于是老徐征询一下各位意见，便宣

布结束。

出来到门厅里，奇怪，仍不见老唐。老周有种不正常的预感，出门四处一看，见不远处一棵树下正有个身影。过去一看，第一感更奇怪了，学识渊博的唐先生这是在干吗呢？只见他叉腿而立，口中似在念念有词，双手在腰间各执着解开后的腰带一端，却并未将裤子褪下来，右手中正将空余较长的腰带一头在空气中轻轻抖动。

老周忽然理解了他的天才行为，打开手机用亮光照看地下，果然正有水流在沿着他的脚脖处蜿蜒流下，润物细无声。

22

老徐将护送三位女士的使命交给了老周，自己承担最艰巨的任务，伺候老唐。老周已将真相对他略作交代，然后俩人轻手轻脚如呵护国宝一样，将老唐搀到了垫满报纸的汽车后座上。

仨女人当然不明白，好奇死了。尤其小方，在车上直问老周，老唐到底怎么了，一会儿的工夫，也没见他吐啊。老周心说，是没吐，可比吐龌龊多了。

按路线，是小青姐儿俩先下，老周不由心下不爽。尤其见冯夏临去时淡定摆手的样子，忽然想到她一晚上也都是这样，热闹时不随着吆喝固然不无刻板，但静下时却似另有一种难得的娴淑。

小方兴致不减。车上的独处空间，仿佛更让她意识到机会难再。只听她忽而问知不知道老唐那个问题的答案，忽而打听老周有没有包养几个小蜜，你这种大老板，有车有钱的，什么条件都不缺，街上又有那么多等人疼的小女孩儿，闲着干吗呀。老周也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她，只盼快将她扔下拉倒。

“停！”她忽然叫道。老周忙踩下刹车。难道她也要下去吐？扭头一看，见她却不忙着动弹，而是说：“周总，我们下去到河边走走不好吗？反正天还早，也不急着回去休息。”

唉，同样的话也得看谁说呀。听到这儿老周倒真想吐了，便说：“我公司里还有点事，得过去看一下。”说罢不待小方回答，便狠

踩一脚油门儿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8）

耳旁听小方犹在争分夺秒地放着撒手锏："我说周总，说不定我倒能帮上你个大忙呢，我听老唐说了，你随时都能离婚是吧？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，包在我身上绝对让你满意……"

上帝呀，让我赶紧甩掉这个女人吧，老周心说。这个该死的老唐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。

半小时后，老周又回到河边，把车停下。总算可以清静会儿了。

这个老唐，当年上学时聪明极了，几乎可以说，只要凭考试定夺的事，就没他达不到的目标。如今的正式身份也是机关工作人员，总之年轻时不可谓不顺，无奈后来的职场坎坷，再无昔日的顺利流程。他的工作能力其实并不比谁差，但就是好耍个小聪明，让哪个当领导的都对他放心不下，结果组织对他的考验也就永无尽头。弄到最后，干部家庭出身的老婆也因看他不起而跟他离了，并带走了孩子。他终于彻底没了牵挂，破罐破摔，成天不正经上班，什么人都交，任何社会角落都往里扎，干脆成了一个大仙。在旧朋友圈里，大家都少不了关照他一些，毕竟有他就肯定会有热闹，但谁有好事也从不会考虑到他身上。只有在单位实在需要出个过硬的材料时，他方显露出才子本色，倚马千言，洋洋洒洒，博几句廉价喝彩。

老周按下车玻璃，向河面望去。对岸的灯光远远映射着水面，金波微漾，岸边精心种植的草地上空无一人。小时候这里到处是灌木和沙滩，水又清又浅。夏天的晚上到水中走一趟，完全不同于海边玩水的宁静享受。后来有了商品经济，便有人在河滩上拼命挖沙，直到把河床变成了烂泥塘，河边人也再无法找到天然浴场。近些年又开始时兴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，官员们不惜代价将河边种上草，修上路，再把河用大坝拦起来，便有了眼前这片疑似湖面的东西。应该说看着还不错。既然早年的天然风貌已回不来了，也就只好满足于人工修整的模样。

这样夜晚的水边，会令人无端幻想有个姑娘在手边牵着，随意地走来走去。长相无所谓，只要身上别有那种呛人的劣质香粉味，腰再柔软点儿就够了。

老周本想下车走走，但刚一挪动身子，却觉胸口似有东西在往上撞，看来喝得是有点多了。一天两场，谁的胃也不是天然酒缸。

手机响，是沈红。这会儿才打，今天她倒挺能沉得住气。

“应酬完了吗，周总？”沙沙的声音，像一团绒球在耳边按摩。

“完了。”

“那过来喝杯茶吧。”

“好吧，这就去。”

老周合上电话，心说，去吧，干吗不去？

23

清早，老周醒来的第一感觉，是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，身下的被褥显然比自己那个狗窝软和多了，耳边还传来一阵轻轻的咝咝声。

他懒懒地睁开眼，扭头看沈红正在熨衣服，咝咝声是熨斗里散出的蒸汽。见他醒了，便送来暖暖一笑。

老周又定睛一看，发现她熨的似乎是男人的衣服，而且——正是自己的。再看床边，连自己的内裤和袜子都不见了。

“外衣在洗衣机里甩过之后，晾一夜就完全干了。”沈红道，“内衣我都给你换了新的。”

“唉，你想干什么呀。”老周叹道，“我最怕的就是别人比我更实在。”

沈红翻翻眼睛看看他，不做任何解释。

待老周起身穿好衣服，才明白感人节目远不止洗衣服这么简单。沈红已在窗前的一张小桌上摆满了丰盛早餐：焦脆的油条，街上能炸到这火候的小摊可不是到处都有；冒着热气的豆浆，显然又刚刚温过；边缘微焦的荷包蛋，上面正泛着金银色相间的油亮，逗人看着就想咬上一口；还有淋着香油的咸菜丝，摆在小碟里显得也那么精致。

设置好这样一幅静物图画后，她一言不发，坐到另一处的化妆台前慢慢梳起头来。晨光由窗外射进，她脸上湿润的脂粉荧荧，让人似乎能想象到上面的柔腻手感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9）

任是久经沧海的老周，此时心头也不禁怦然而动。

他静坐欣赏着眼前的一切。终于，沈红扭过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站起身，款款摆动睡衣凑过来，偎在了他的怀里。

老周又解开了她的衣服。

“先吃饭吧。”

“你这么害人，我还能吃得下饭吗？”

“在我这儿住得还满意吗？”

“都满意得受不了了。你干吗对我这么好？”

“这算什么。”

“太算什么了，简直就是过年。”

“那好，你以后就随时来过年吧。”

24

老周驾车驶上了城外的高速公路。路边无数屋顶树梢疾速扑来，又飞掠而过。

从当年上大学起，每次假期的始末，他都要在这段距离上走一趟。由西山到省城北山，再由北山换火车到外省的学校。当时的条件，比现在自然差得远，没有高速，全是盘山路，走下来要整整一天。车是老式的大盒子公共，夏天时车窗全部打开，热风将肉皮都吹麻了，一遇到错车，就有大团的尘土从外面直扑进来。下车时男男女女全都满头黄土，像一群金光闪闪的小鬼。冬天则将双脚冻得完全失去知觉，人人裹着厚厚的棉衣，僵硬如死猪般从早晨一直熬到天黑。

后来随着他怀揣种种坑蒙拐骗的企图，在这段距离上无数次跑来跑去时，车轮下的道路也不断变着样，由土路变成柏油，再变成今天的高速。到北山也不再是朝发夕至的概念了，三小时就到。但坐车的人却添了毛病，连豪华空调车都不乐意坐了，自己没车时都要借一辆，或者租一辆，真是胡作。

当年坐车时从没在路上买过饭，都是自带些烙饼，磕开个咸鸭蛋，闷着头吭吭地啃下来，再端个缸子，到饭店里接点儿开水，就能对付个茶足饭饱。那阵儿国内已出现了第一批富翁概念的人，就是农村的“万元户”，家庭全部财产都能折算成一万块钱了，好大的数目啊。老周常跟同学合计道，咱们到乡下找个万元户的老丈人吧，闺女丑点儿的也行。

如今他每月的纯个人开支都要超过一万，找小姐别说丑点儿的，漂亮的还得挑挑服务态度呢。

前面是一片开发区模样的地带。一片片厂房前面，点缀出许多饭馆。

老周放慢了车速。路旁的饭馆里立即冲出无数小姑娘，冲他疯狂招手。见车子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动作便越发夸张，有的送飞吻，有的掀起别人的裙子，有的干脆拉开自己胸前的衣服朝里面指点，还有的高举起一只手环出个圈，再用另一只手的食指直往里插。

一溜足有几十个饭馆，老周在谁家都没停，很快又加速回到了正道。这只是一种习惯而已，是故地重游时难免会有的亲切与隔膜掺杂在一起的本能反应。

多年前，城里还管制挺严时，这些野店群落便应运而生，一开始面向的客户群主要是跑运输的司机。因为车都开到这块儿了，一踩油门就进城，人家凭什么非在你这儿吃住？那就只能靠特色服务取胜了。结果，这些路边小风景还真吊起了好多人的胃口。有些城里人喝点酒之后，也会开上车前来考察一番。不过进这种店后绝对要小心，尤其一两个人的阵容，很可能会遭遇痛宰，仙人跳味道十足，宰一个算一个，绝不做招揽回头客的打算。这一是由于在主观上，凡开这种店的主儿，全都不拿自己当正经人，根本没必要讲什么江湖规矩；二是客观上，在当时开这种店，也确实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，即便把地方派出所搞定了，也防不住城里的公安记者随时明察暗访，有时哪个领导的一句话，都能关掉一大片，所以他们就更没心思在高质量服务

上下工夫。再加上乡下卫生条件差，服务对象们文化素质也不高，这里就成了性病的主要发源地之一。干脆说，当时的乡村路边店，基本就成了“社会阴暗面”的代名词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0）

也说不清是种什么心理，反正老周每过此类地带时，都会多扫上两眼。他当然不会再到这儿来掉价，更没有考察小姐队伍新动向的兴趣。但由于以前对这种地方太熟悉了，如今尽管已完全混成了正经人，偶尔前来一游，在种种专业举止的提示下，任眼前浮现出昨日的一张张妖娆嘴脸，还是颇有种岁月如水的感叹。

25

迄今为止，老周下海已足有二十年了，属于知识分子中较早的“弄潮儿”之一。其实“知识分子”这词挺搞笑的，如今这世道说谁是“知识分子”都跟骂人差不多了，那就算是“科技人员”吧。尽管，只会点儿三脚猫的技术能否就算是科技人员，似乎也存疑。

下海的起因无非就那么些烂事儿，譬如上司没捧好，同事间为点儿蝇头小利明争暗斗，加上个体邻居们的示范效应，以及老婆的闲言碎语，总之终于一咬牙一跺脚，铁饭碗就没了。

一开始，他先是倒腾彩电，结果被广东人给骗了一道。好在本钱还剩一点儿，咬咬牙不干这种看着钱好挣的行当了，改成倒烟。跟另一个街坊合伙包辆车，跑到四川一个县城的小烟厂，进那种没给国家交税的烟，然后倾销到中原的低价市场上。

当时倒烟这行的大致原理如下：前提一，国家对烟草都要征很高的税；前提二，各地竞相上小烟厂，以获取财政收入；前提三，各地为保护本地市场，又要以烟草专卖的屏障，将外地非名牌烟挡在外面。

从而，导致的后果一，便是小烟厂生存艰难，产品从正规渠道无法走出产地；后果二，为生存计，小烟厂便格外欢迎黑烟贩前来倒烟，只要能将交给国家的税省下来，对当地政府、烟厂、烟贩、消费者四者都算有利。

但以当时的交通状况，单车往返蜀道的难度可想而知。路途坎坷还只是一方面，沿途的刁民骚扰也极为讨厌。在好些地方，一停车就有女人上来拉拉扯扯，不远处则有彪形大汉看似若无其事、实则欲盖弥彰地游逛着，令人头皮发麻。有一回，一个近乎半裸的小女孩儿，一屁股坐进驾驶室里不走了。老周及街坊没办法，干脆发动汽车，一直开到村外的山道上，将她拽下来扔到路边。不想一回头，却见后面已追上来一辆农用小卡车，上面挤满了怀抱棍棒的壮汉。俩人赶紧上车，跑了个屁滚尿流。返程时也不敢再走这条道了，绕了老远的山路。

一旦到了烟厂所在的小县城，会马上被待为上宾。当地人夸张的说法是这样：你就是晚上找个小姐搂着睡觉，半夜进来了查夜的警察，只要他听说你是来拉烟的，也马上会给你鞠个躬然后退出去。不过老周当时终日肝儿颤，对那些事儿是既不敢也没心思去碰。

更麻烦的还是把烟拉回来以后，需要再通过众多的小烟贩，将这些逃税烟散发到无数小烟摊上，且每道环节都要留足利润。这样一通折腾下来，一切顺利的话，自然能挣点儿，但只要被烟草专卖的人逮住一回，俩月就算白干。何况后来又有造假烟的掺进来搅和，让烟民们对没见过的牌子不太敢问津了，老周也就只好结束了烟贩生涯。

这时他认识了老马，并在老马的指导下，进入了项目行业。

二十年前的一个晚上，老周第一次见到老马，一个由北山市下来，做投资中介的人。当时老马是来公关本地上层，找到了老周的二哥。二哥看这像个机会，便介绍四弟跟老马认识了。俩人一顿酒喝下来，随即成了哥们儿。以老马的眼力，立即看出老周是个潜力股，值得培养后长期合作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1）

于是，他语重心长地对老周说：“别干你那些小买卖了，兄弟，跟我一起合作吧。我把底儿都透给你，绝不是拿你当下家，往后咱们就是资源互补，共同前进了。”

从那一刻起，老周才像苦孩子找到了亲人一样，一身的力气顿时有了施展的方向。同时，他也发现了自己此前的一个天大误区，就是把下海做生意仅仅理解成了倒买倒卖。如今才明白，拿下要员、做成项目，这才叫生意。而这岂不正是自己的特长吗?

说起周家四兄弟，在本地可是赫赫有名。三个哥哥分别在党团、工商、金融部门任职，人脉之广自不待言，且个个为人低调，城府颇深。但老周跟他们间又隔了两个姐姐，竟没能将他们的稳健作风传承下来，反倒自幼习惯了自由散漫，上完大学后也不愿猫在办公室里受人约束，结果才有了哪儿都敢去瞎闯一通的诸般经历。老马找到他，的确是选对了人。

此后数年间，俩人走南闯北，招兵买马，目标客户遍及省内各县，也辐射到了邻近数省。这活儿干起来就是有点费事，必须一家一家地亲自出面去摆平关键人物，还真没法招两个业务员就实现网络式扫单。

事后想起来，他俩也算是给各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有时老马便跟老周嘀咕道：“你说，下回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里，该有咱俩当中的一个吧？”

工作之余，饱暖时分，老马则会焕发出另一种激情，极力把老周往另一片海里拽，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明俩人之铁。

但老周却表现得很坚强，既可说像个无知的雏儿，也可说是一身正气。老马只好气急败坏地说，拉你小子下水简直比劝鬼子投降都难。

当时每次驾车经过乡下，老马都爱到那种路边店里歇脚。他把在省内各地跑一概称作下乡，进路边店则是尝野味。令老周惊奇的是，他到哪儿都像是熟门熟路，充分显示出其江湖阅历的厚度。私下则告诉老周说，跟我走绝不会挨宰。

每坐进一家店里，老马便会要求小姐们逐个进单间，过堂似的走一遍。进去后也无非问几句哪里人，多大了，叫什么名之类的。后来老周总结出，这其实是跟小姐聊天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三个问题。但关键是一般人问起来，只是没话找话而已，而老马这样的专家，却能在短暂的对话时间内，快速判断出一系列关键指标。等某个小姐一出去，老马便会低声对老周说：

“太瘦了，身上全是排骨，胸脯是假的，这种竹竿身材绝对长不出那么高的乳房。”

或者是：“偏肥，胸脯看着挺大，但肯定往下耷拉，咱总不能找头母猪啊。”

又或者是：“这个家里太穷了，瞧那手，从小干粗活，身上绝对硬得跟石头一样。”

再不就是：“老鸡婆，出道至少三年了，还总在低档小店里卖，身上估计全是褶子。”

说得老周直想吐，便问老马：“在这种地方你还想找个仙女啊？”

“世界上怕就怕‘认真’二字，”老马严肃地说，“什么叫沙里淘金？这种地方固然简陋寒酸，但往往也就是在这种偏僻的角落里，才能找到真正的绿色小姐。无公害无污染，不施有机肥不含抗生素那种。”

教诲他一通之后，老马会走出单间，招呼道：“刚才那个安徽的呢？”

然后领到后面房间里开始干活，剩下老周独自喝啤酒。过上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，老马返回，还会继续诱导老周：“刚才这个活儿不错，唉，人不可貌相啊。怎么样？你也试一个吧？她说了，那个东北的小胖子比她活儿还好。”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2）

但老周一概报以微笑和摇头，这对老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。

本来，在俩人的合作关系中，开始主要是老马指路在前，老周只能算他的乡下哥们之一，后来随着老马别处的业务渐渐稀少，不再能一览全省小了，基本就只剩了老周所在的一小片疆土。项目开发方面也变成了老周拓荒在前，老马帮工在后。别看西山这儿是偏远地区，在花钱方面可一点儿不落后，出手就是一个个阔绰不凡的项目，令老马咂舌。俩人曾一起比较过省城与地方城市的优劣。老周的观念是，宁为鸡头，不为牛后。你在北山能到市长家做客吗？能把随便哪个区长叫来吃饭吗？肯定不能。但老周跟西山的市长就能称兄道弟，跟区长干脆就是随便腐败的关系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但在利益分配上老周从没算计过他，这每每使老马感慨万千。俩人已是如此了解，也没必要装含蓄，老马通常便只能以请客找小姐来表达自己的这份心情，由此亦可见老周在这方面的不合作给他造成了何等的不舒服。

甚至在俩人签下个大单时，老马说："这回该好好庆祝庆祝吧？"老周也只是给老婆打个电话，小人得志似的满足一把虚荣，然后还是喝酒，哪怕喝到烂醉。

有次他醉得不省人事了，老马觉得来了机会，便将一个小姐硬塞到他床上，下达的命令是："无论采取什么手段，一定要给他弄出来，否则小费减半。"

天亮后小姐却对老马说："这人是个太监吧？怎么弄都没反应，到最后给他拨拉醒了，居然把我给一脚踹地下了。"

老周则对老马说："你的心意我能理解，以后别再费劲了。"

老马只好叹一声，"兄弟，你还年轻啊。"

26

关键一步是这样迈出的。

当时俩人一起参加一个政府采购的投标。事先该打点的地方全都喂足了，若按以往的规矩，不该出什么意外，所谓的正式投标评标都将是走过场而已。

但还是发生了事故。现场竟临时来了个不认识的家伙主持竞标，而多日来往死里喂的那几个混蛋，全装得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。事后则依次向他们解释说："没想到啊，市长亲自过问，派来个专家出身的市长助理。"

俩人傻了眼。投标失败。

那是老周头回遭遇的重大打击，多日心血外加不菲的前期投入，瞬间付诸东流，心情格外受不了。何况还是在自己老家，铜墙铁壁的关系网居然也说漏就漏，太栽面儿了。

在会场上他就脸色惨白，双手略有颤抖。

老马的承受能力明显比他强得多，面对结果，只是平静地点点头，便拉他走出来，笑笑说："先不喝酒，出去放松放松。"

老周无知觉地坐到车上。老马开车，径直朝城外驶去。他对这里的有关场所，已比当地人还熟悉。车最后停在开发区的一家星级酒店门前。

老马带老周上楼，走进酒店的桑拿中心。一个风韵犹存的妈咪摇摆着走过来，轻声招呼他一声"马老板"，像来了家中二弟。

老马吩咐说："把你这里功夫最好的小姐叫来，我这位兄弟还是红灯区的处男，今天需要接受一次全面启蒙。"

妈咪冲老周嫣然一笑，抬手轰开其他围上来的小姐，走到吧台前拨起了电话。少顷示意已安排妥当，并顺便问一声："价格不是问题吧？"

"废话，"老马道，"要的就是绝活儿。"

"没问题，保证让这位老板终生难忘。"妈咪说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3）

俩人各入一个单间。老马随便在其他小姐中叫了一个带进去，分手时对老周说："你先在房间里看会儿电视，别急着洗。"

那完全就是一个单人的标准间，有电视、大床、沙发，外带一个备有大浴缸的卫生间，浴缸里热气腾腾。

老周木然靠在床上抽了根烟，情绪还好像陷在方才的投标会上，脑袋里飞沙走石，嗡嗡乱响。

门被轻轻敲了两下。一个女人带着轻微的衣裙摩擦声，一团纱似的飘了进来。

老周疲惫地看着她，点点头。她也展颜一笑。身材修长，胸前突耸，眼珠与红唇如宝石般微微闪烁。

像梦一样，或者就是一场梦。

一梦醒来，老周再睁开眼时，身边已没了小姐。晃晃脑袋，只觉一片浮光掠影，也不知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。不远处，老马正坐在沙发上在看电视。见他醒了，老马点点头，慈祥一笑。

老周抬抬手。老马起身走过来。老周慢慢将他的手抓住，很用力同时也很无力地握了一下。老马笑得越发慈祥了。

然后他俩坐到一家广式汤煲店里，边滋补边交流心得，总结体会。

老马还是那套标志性的语重心长，无非是，江湖厮杀，冲锋陷阵，怎么能少了炮火的陪伴呢？那就谈不到战斗力了。

老周只是懒懒地笑，半晌后才道："说说你的第一次吧。"

老马一叹："我们这代人，牺牲品呀。你别看我今天这样，其实往事惨不忍睹。我他妈早年当兵，快三十才结的婚。你可能都难以想象，在下海之前，我跟老婆之外的女人顶多也就到个握手的程度。"

老周更叹道："这让谁见了不得说是大老实人一个！敢情骨子里竟然憋着如此流氓的基因，而且还教唆别人犯罪。"

老马只是与他伤感对视。

“我第一次找小姐是在深圳，”他说，“还是刚建特区的那几年，当时的正统社会风气可想而知，即便在开放的窗口，吃这碗饭的也都得走地下路线。那回我也是刚下海不久，去那儿进货。合作伙伴带我去考察一下这类产业，毕竟内地人没见过世面嘛。结果那家伙带我走街串巷，绕了无数条胡同，把我都给整晕了，最后来到一个居民楼下。先按门铃，上面问下来，还要对暗号。然后大门开了，几层楼爬上去，到防盗门那儿，再对一次暗号，里面才打开房门。

“用现在的眼光看，当时那两个小姐实在就是平常，简直要啥没啥。但那会儿的心态不一样啊，那年头，私下里听盘邓丽君都跟占了多大便宜似的。

“那个小鸡窝的经营模式是这样：俩小姐合伙租一套房，各人干各人的，当然彼此也互通有无。凡来过这里的老客户就像成了俱乐部会员一样，不断介绍新人来长见识，而老客户本身则渐渐兴致淡化，改行拉皮条了。带我去的哥们儿先让我在两个小姐里挑一个。我头回见这个，哪有什么挑拣的意识，就随便指了一个。

“头回干这个的人，大致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太紧张导致阳痿；二是太激动导致早泄。我是后一种。其实早年的小姐啥服务都没有，无非就是脱光了，给你戴上套，然后就往那一躺等你上。但我简直可耻啊，在她动手给我戴套的时候，我居然就射出来了。结果她拿纸擦擦手，面无表情地说，是第一次吧？以后就好了。说完就开始穿衣服。我一看，这他妈不欺负人吗？就说，你起码让我摸一会儿，一个钟点不是还早吗？她却说，我们既看钟点，也看出没出来，长时间不出来的按钟算，短时间能出来的就按次算。我说：“嘿，全都是站你们的立场上来考虑呀。”她却不搭理我，只是说我们就这规矩。我当时也没有跟她们闹事的意识，便只好给钱了事。仅仅把我小弟弟给碰了一下，就给了她四百，那年头比他妈现在贵多了。总之相比之下，你得算幸福多了吧？”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4）

说罢，俩人四目相对，感慨无限。

从此，老周便彻底走上了邪路。尽管用老马的话说，他出手还不是那么奔放，总好玩点小资情调，每见一个便喜欢跟人左沟通右交流，一番嘴皮子磨下来，耽误正事的时候不在少数。对此老马的评价是，找个小姐光聊天，足以入选新版四大傻。而老周的解释为，实在没有那种快速反应，人毕竟不是机器吧。老马便嗤之以鼻道，想要速度，吃药啊。老周说，那不更成机器了。

总之求大同存小异，二人在数年间，还是留下了大量行走江湖、扫荡路边店的往事，足迹遍及省内知名的各处三级地带，伴随着共同经历的其他江湖风雨。

老周常想，其实成年男人之间，往往就只会交际，而不会交友了。因为他们的生活主题无论怎么装饰，也都充满了功利色彩。以前老马的网络遍及全省的时候，跟那些地县级的合作者们尽管也无所不为、义重如山，但落到生意上，照样尔虞我诈，一旦市场低迷，立即一拍两散。日后即便偶尔还通通电话喝喝小酒，也只是为了保持点联络，为将来可能的合作机会预埋管线。但他跟老周却完全是另码事，俩人臭味实在相投，即便近年来俩人已谈不到什么业务上的合作了，但狼狈勾结的密切程度反而有增无减。

野外作孽的许多案例都已无法细述，不过有一段除外。

那次在一路边店里见到一波霸，老马顿时二目放光，饭后就将其拉到了后面小房间里。老周对这些村野品质的女人不感兴趣，便到路边的车上等着。

不料片刻后，却见老马突然从店后面窜出来，疾步跳到车上，大吼道快走快走。老周二话不说，立马将车一脚踹起来埋头狂奔。店内随即冲出无数男女，只听一片叫骂，并伴以漫天石头飞舞，尽管车速够快，后车灯还是给敲碎了一个。直到一口气冲出去十几里地了，老

周才顾得上问一声，怎么回事？老马此时也才来得及仰到座位上狂笑不已。

“当时是这样，”老马喘息着回忆道，“一进小屋啊，那女的就把衣服解开了。我一瞅，抖落出两只奶子来，长度有点惊人，一直都拖到腰那儿去了。外边穿着衣服的时候，里边拿罩兜着，看着还以为是丰满，没想到是他妈折叠式的。我这情绪当时就没了，就吆喝一声说，换人，我找你老板去。说着气呼呼地朝外走。那女的估计是让我给吓住了，一时也没想到拦我或者叫唤，我可不就两步窜到车上了吗！”

这段经典往事，至今每次见面时都还要提起来回味一番，估计能一直追忆到晚年的弥留之际。

27

沿途电话不断。老周戴着耳机不时大声哇哇喊叫，手脚嘴脑全不闲着。

首先老马的电话必不可少，他征询老周想住什么地方。老周假意说，我还住吗？傍晚不就有去北京的特快？老马嗤之以鼻，少给我装孙子，来我这儿不住，那你的人生还有意义吗？老周呵呵笑道，那就还住上回看世界杯的地方吧。老马道，这回可没小姐陪着看球了。老周道，唉，上回那个南京的，还挺懂行呢，这要是生在古代，基本可以陪文人们喝酒做诗了。老马问，后来又联系过吗？老周道，打过两次电话，先说她想回家另找份工作干，后来就停了机，断了，又一个纯真少女就这样无声消失。老马道，你就好这种情调，无病呻吟。

每次见老马的唯一坏处，是免不了喝酒。似乎除此之外，就找不到其他表达感情的方式。尽管每次事后，俩人都会极度理智地总结一番，多耽误事啊，伤体力，毁细胞，危害健康，加速衰老，尤其是还直接影响泡妞的效果。可不是嘛！双双唉声叹气，痛心不已。可下回还是照样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5）

所以老周在电话里免不了再次废话一遍："咱这回不喝酒啊。"

"不喝！喝酒干吗！"老马很干脆。

"你说话能算数吗？"老周当然不信。

"不是告诉你了，有俺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吗？你这人真磨叽。"老马道。

"就你还算老百姓呢？"老周说，"黑社会还差不多。"

"我呢，肯定还不到黑社会的层次，"老马慢条斯理地说，"但你也别以为老百姓就是什么好词，地痞、流氓、妓女、小偷，谁不是老百姓的一员？"

"看看，这才是你的老业务，"老周笑道，"该不是把这些人当中的一位介绍给我吧？"

"嗨，别废话了，来了再说。"老马不耐烦地挂了机。

老周不免有点浮想联翩。尽管，在老马这儿似乎不太可能有什么新鲜风景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能反映出他的现实价值。实话说，他是有点老了。

回顾起来，后期给老马构成沉重打击的有两件事。先是他在九二年起开始追随南方传来的风潮，炒起了房地产。但想不到风向转得离谱，尽管期间也有过无数次倒手就赚百十万的机会，他却都参照海南一带的榜样，硬捂住不放手。结果九三年夏天一场紧缩风暴来临，地产市场崩盘，全砸手里了，十年没能出手。这十年间他闲极无聊，只好炒点股票，偏巧又成了大熊市中的一位标志型散户，买啥套啥，追涨杀跌，左右吃耳光，都让他给占全了。如此两板斧落下，加上种种大项目也越来越不好做了，一代枭雄老马，终致一蹶不振，变成了如今只是打打一两块钱小麻将的生存状态。

其实对这代早年暴发过的商人而言，最令人悲哀的是不接受自己理应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，总在幻觉中感到自己还该成功，对眼前的

啥都不服。

平心而论，老周感到这些特点在自己身上也都有。除了没炒过股，老马受过的罪他全都体会过。但自己的长处就是总打不死，即便一年做不成一单项目（真有过呀），也绝不泄气，依旧能扯起老脸，卷土重来。谁让咱乡下人活得皮实呢。

说白了，如今的自己也就一“项目虫”而已，早年的辉煌灿烂是再不会有了。

老周接到的其他电话包括：

王校长说他刚发现一个鱼塘不错，问老周有没空去钓上一天。老周苦笑道，下礼拜再说吧，这不正动身上路呢。王校长说那多保重身子骨，外边的水深啊。老周大笑说，哪儿都不浅！

老唐酒醒了，问他自己昨晚怎么回的家。老周说就别提你回家的事了，另求你一个事，往后别再让我见到那个小方了行吗？老唐嘿嘿笑道，人小方起码脾气不错，难道你喜欢那种成天阴着个脸的？老周说，也得分什么时候，你那小方干脆就是憋得嗷嗷叫，恨不能抓个男人就咬上一口。这种女的吧，绝对属于看别人在那儿办事，她就赶紧凑过去说，也干我一下吧，干我一下吧。老唐笑得很凄惨，说你太了解她了。

老徐则是关心：昨晚没事吧？老周说还行。老徐说就是，四哥的酒量，这才到哪里，说不定再干点别的也没问题。老周说你不会是怀疑我带走了那个小方吧？老徐道没那意思，那不太委屈四哥了吗。老周道，用北京人话说，她那样的就算裸体追我三十里地，我要回一下头都不算男人。随即耳机里传来一声似乎将满口水狂喷出来的响动。

小庞还是那么恭顺，说了解到卫生局有个装修的活，能上千万，咱们一起去投个标怎么样？老周当然明白，这就是希望自己去拿下关键人物。尽管绝不担心一旦事成后小庞给自己分成的数额，但如今他对这种事还真不是太感兴趣。一是投标中人人都在找关系，幕后竞争得血肉模糊；二是拿自己这张老脸，到那些官场新贵们面前一卖再

卖，有点丢不起那人的心情。当年自己刚出道摆平那些老贪官时，如今这些小官吏们还要忙着讨好自己以求混顿酒喝，甚至还没工作呢。官场积累虽如针挑土，多年熬下来却总能有所成就；商场积累则如水推沙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转眼便是另一番沧桑。何况在这种投标过程中，即便自己不动用三个哥哥的关系，别人也总会给你转达过去，无形中又给兄长们添了麻烦。自己这个小老弟，多年下来让他们操的心不少了，这也是他近年来不愿多在本地做项目的一大原因。于是他对小庞说，现在正外出，这两天回不来，等回头再说吧。想了想又补充一句，你先把有关情况再详细摸摸。小庞仍恭顺道，好，好。有了后面这句，留给小庞的感觉显然不太一样，说明四哥还是上心了。唉，谁都不容易，还是别给他说绝吧。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6）

沈红则说，我也动身外出了，正好有个订货会，你走了，我也出去跑一圈吧，但我一定会在你之前赶回来的。老周哼哈两句，心想这怎么就成老夫老妻了，不就才三天吗？感觉就像酒喝多了之后，一方面理念上拼命在拉着自己必须扛住；另一方面又有种强大的呕吐欲在往上冲撞一样。这个女人，本质上肯定是不符合自己标准，但眼下似乎还真有点摆脱不掉的意思了。嗨，也回头再说吧。哼哼，回头再说啊回头再说，这都成了当今世人最常用的决策心态了。其实连自己将来都不知能成个什么样，谁还能把握住跟别人的未来?

还好，如今没有孙丽的电话了。以前曾有几次正走在这条路上时，孙丽的电话追来吼道，姓周的，你儿子不见了，你看着办吧！那就得马上掉转车头返回，甚至都有过在外地租辆车连夜赶回的时候。那个浑小子，在这样的家里长大，也难怪不让大人省心。小子倒也不惹大事，就是不喜欢上学，隔三差五的玩个失踪，于是就要把满城的网吧以及他同学家全搜一遍，甚至动用过公安方面的设备，查过这小子的QQ号最近在哪儿出现。

现在好了，老婆孩子都离得远远的。一下少了两样心事，做人要知足啊。

最后的电话来自钱越。老周马上将车停到了路边。没办法，他骨子里对官员就有这种认真劲，哪怕这家伙当年曾在自己面前何等丑陋过。

“书记，有什么指示啊？”他朗声问道。

28

在说好的宾馆门口，老马正背着手，缓缓扫视着周围。

他生得白白净净，皮肤略松但并无肚腩。远远看到老周，他懒懒地笑笑，食指轻抬，指示停车的方向。

老周拎包走过来，老马转身便朝大堂走去，手指上晃悠个房卡。

“谁让你先给我开的？”老周赶在后面不满地说。

“你跟我虚伪什么！”老马显得更不满，随即又说，“等晚上看情况，随时，可以再开一个。”

进了电梯，老周做张望状：“老百姓自己的故事，哪儿呢？”

“忒急了点吧？”老马表情严肃，“也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一点都不深沉，而且典型的重色轻友。”

老周点头，仿佛从此便开始耐起性子，任凭过门的随意折磨。

进了房间，老马扫视一下环境后说：“要不然，咱们一人一张床，各忙活各的？”

“那恐怕要以你的示范为主。”老周皱眉看着他，“而且话又说回来了，既然是所谓良家妇女，咱总不能把人家当小姐一样对待吧？”

“这你还用我教？你这种花花公子，又不是没引诱过良家妇女。”老马道。

“还不都是让你给带坏的。”老周道。

“哦，是这么说。”老马把刚拿出的手机又放回兜里，“那我及时改过吧，今晚的人儿，我就不约了。”

老周赶紧涎着脸过去给他倒杯水。

老马翻翻眼皮，拨通电话：“喂，娟儿啊，我哥儿们来了，等会儿下班以后，你就带你朋友一块来吃饭吧。对，还是咱们定情的那个宾馆，呵呵，多难忘啊。没事，他在洗手间呢，我跟你说悄悄话怎么能让别人听见呢？这几天想我了吧？都三天没见了，我可是吃饭都不香。好好，说正经的，我们六点后到餐厅，你们就直接到那儿去吧。好，再见，宝贝儿。”

合上电话，老马平静地白了老周一眼。老周说：“得上医院拔牙去，酸倒了。”

老马没搭这话，转而问：“中午没吃饭吧？”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7）

“当然没吃，不过早晨吃得晚，这会儿真不饿。”老周道，“而且，这时候插上一顿算怎么回事啊，晚上不就吃不动了？”

“没关系，咱们找个清静地方喝碗粥，先给你滋补一下。”

俩人来到一家休闲型粥店。此店二十四小时营业，经营范围包括茶点、咖啡、牛排、比萨以及各色粥点，还有女孩在角落里不时弹点民乐或钢琴。看似大杂烩，却也自成一派。老周不禁赞不绝口：“到底是省会，太有文化了。”

他们要了两碗粥，几个小菜，一壶茶。慢慢吃喝着，同时交流些商业动向，以及某些昔日女孩的近期故事。这是惯例，任何不宜跟老婆交代的事，一见面都要主动汇报出来。

老周先说了下离婚的事。老马点头道，很好，终于低位建仓了。老周道，建什么仓，王校长说我这是反弹出货。老马笑道，从另一角度看就是建仓，你以低廉的分手费，重建起了一个未婚的身份，如今你这种题材的股票正逢牛市，你就持股待涨吧，可千万别被随便一点震仓的波动整理就给洗出去。

“哎，最近你怎么样？”老周反问，“你这家庭的软环境倒一直不错，甭管外面再怎么折腾，后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”

这回轮到老马苦笑了：“唉，谁过的日子谁知道。”

他与老婆分居已久，但关系上倒不像当初老周跟前妻那样势若寇仇。分居原因，也并非严重到发现了他什么隐私的地步，老马老婆不满他的地方，说来似乎可笑，用老马的话说就是，她对我的优点总是视而不见，对缺点却是无限放大，要不是我承受力比较强，恐怕早就让她给打击得失去生活信心了。老周对此无比惊奇，大睁着眼问，这就该分居呀？要这样的话，天下还有几对夫妻能睡到一张床上？但没辙，老马媳妇是小学教师，看谁都像应该管教的学生，眼里绝不揉沙子。

至于俩人尽管分居，却又一直不离婚的原因，早期据老马声称，也是不想伤害孩子的幼小心灵。实际原因恐怕是大家都懒，老婆既然不逼着了断，自己也没有梦中仙女急着迎娶，那就凑合着过一天算一天吧。结果到了今天，孩子都上大学了，他还是可以随时回家住，当然是各有自己的房间。

于是，此刻老周便好奇道："你们成天还一套房子里睡，就没个情绪波动的时候，凑到一张床上过？"

老马道："情绪波动那是你们文化人的事，不过一张床上还真睡过一回。那天闺女从学校带了个女同学来家玩，晚上就住下了。我家的床位是这样，早年间两口子睡一张床，闺女睡一张床，小单间里还有张小床，平时放些杂物。如今都是我睡大床，老婆睡闺女的床，闺女回来也是她们合睡。这天呢，闺女跟同学在一床睡，我要是睡在小单间里，需要临时费劲收拾不说，让闺女的同学看见，岂不也暴露了家庭隐私，让闺女没面子。所以，就跟老婆重温了一把同床异梦。"

老周道："你可别说一晚上什么都没干。"

老马道："还真干了，毕竟那种氛围下，没有死扛的理由。但过程让我很失望，尽管我也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她却就是没啥配合以及反应。由此也可见，女人确实是感情的动物，不像男人，甭管喜不喜欢，情绪上来就能办。"

老周道："这从科学上解释也很合理，女人正因为是被动接受的，所以才要挑挑拣拣，否则成天还不得忙死。而男人每干一次都是个大工程，需要有足够的能量储备，相当不容易，所以在选择范围不太广的前提下，对合作伙伴就不那么挑剔了，否则会能源浪费，亏待了自己。你想，在当今这现代社会，能源多紧缺。"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8）

老马勉强笑笑，仿佛别样沉重：“我这老婆呀，尽管不像你家孙丽那么泼，但她有一种好像总在冷冷盯着你的劲儿。好像你无论干了什么事，她都了如指掌，只是不屑一说，等着看你能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所以，尽管见面也不会有什么吵闹，可我平日就是不想见她，哪怕在外面瞎找点事消磨时间，也懒得看她那张法官脸。”

俩人都停了一会儿，老周又想起点什么，问道：“你就没想过，那次的同床，不是你闺女故意导致的？”

老马不语。

“想想咱们跟你闺女这岁数的时候，什么事不懂？”老周继续说，“她难道事先不明白，带个同学到家里，会让你这老爸找不到住处？”

“还别说，”老马自语道，“不过那又怎么样呢？如今还不是该咋的还咋的？”

“那不一样，有这一回跟没这一回，到了将来的关键时候，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”老周道。

老马垂下眼皮：“看来你倒还挺有经验。”

粥店内原本很静，没几个人在这会儿吃东西。忽然有阵声响传过来，定睛看去，却是一个女孩在弹琵琶。

那女孩真秀气，穿着姿态都跟画中人一样。老周不禁神思悠悠，想到了别处。老马则微合二目，不像在欣赏，倒像是睡着了。

29

老周听着琵琶，慢慢喝了会儿茶。老马似乎真是睡着了，这老家伙，毕竟年岁不饶人。我是不是也快了呢？老周想。

他俩之间似乎已没什么好聊的了，不再像早些年，一见面便要侃个通宵达旦，将彼此近期干下的坏事一一陈述交代。天亮后各奔东西，脑袋里的困乏感要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。

曾有一次，老马忽发奇想，跟老周说，有人邀他一起到蒙古国内开发那里的矿藏，那边人少，机会多极了，就咱们这一身中国烂市场里练出的功夫，去了绝对平蹚，也正好从身边这些糟心事里脱出来，一举两得，就当是躲进世外桃源了，怎么样？

老周听罢笑吟吟地说："从商业角度讲，的确有很大的可行性。可你想过没有，如今你也不小的年纪了，突然只为了钱换到那么个环境里，消耗掉剩余生命的十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，干了坏事没处炫耀，干了好事没人吹捧，有意思吗？"

老马遂狂笑，竟就此作罢。

就在几年前，他们还时常在喝点酒之后，各自翻开旧通讯录，与往日的女熟人联系。结果不外乎，有的成了空号，有的淡淡应付，有的不予接听，有的缠绵依旧，有的迎来一声男人的质问，也有的送来两句斥骂。于是俩人便时而沮丧，时而来劲，时而伤感，时而愤恨。

但近两年里，此类分享也明显少了。男人的所谓隐私，无非男女关系和商业机密，但这两样在他们之间从未彼此隐瞒过，所以，眼下的这种淡漠感，也就只能往激情消退的方面联想。

唉，命啊，就这么过来了。老周心下不禁感慨。

随即又觉自己矫情。细想想，凡这么感慨的人，必定都是经历了先得后失。没听说哪个一直成功的人，会感慨命运如何如何。后者只会认为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换来的，而前者则会于千般无奈中滋生出万般奇怪——有没搞错，我怎么会这样了呢？

一切都没搞错，命运就是一场闹剧。

老马醒了。他摇摇脑袋，问老周："我真睡着了？没打呼噜吧？"老周笑而不语。

老马又特意瞅瞅弹琵琶的女孩："怎么，又想起早年的梦中情人了？一个拉二胡的女孩，但手都没碰过，那才叫美，对吧？"

第二章 流年如梦（19）

老周瞟他一眼，依旧不吱声。老马自嘲一笑："嗨，算我没说。"

老周转移话题，问："你现在这个情儿，发展还挺好的？"

老马道："就那么回事。反正现在这种小孩吧，挺有心计的，随时聚散都是一句话的事。"

老周道："不至于吧，好些次电话里，你不都说得挺瓷实的吗？"

老马道："两码事，这代人的价值观，跟咱们有着天壤之别。咱们当初，可说是先单纯然后才学坏的，结果坏来坏去，骨子里多少还有个标尺，在生活里大致都明白什么叫是非。而她们却是一长大就不单纯，把生活完全看成了一些赤裸裸的东西，天生就觉得世界都欠着自己，什么都是自己应得的。结果，你找她本来是希望找到份轻松，可呆的时间长了，反倒会把自己整得挺累，而她却什么都直来直去，心安理得。"

老周皱眉道："太抽象，俺乡下人不懂。"

老马只好从案例入手加以详尽说明。

他的这个小情人娟儿，来自湖南，在这边打工已有两三年。老马认识她时，正值她跟男朋友分手，性情里有些玩世不恭。约着在外面吃了几次饭后，轻易就被老马带到宾馆给办了。

刚到手那阵，一时激动之余，老马还曾想给她租个地儿，俩人一块住。没想到人家不干，理由是有些老乡总见面，怕让人知道传出去不好。据老马推测，她大概还揣着一点等待机会的幻想，暂时傍个人只为解决生活问题，同时也打发无聊。毕竟陪老马一起时，只要把他哄舒服了，在吃穿玩方面便不成问题。

这样也好，老马想，隔几天见一面，既有点新鲜感，还不影响自己随时找别人。若一起住的时候长了，说不定又培养出一个准老婆来，天天拈酸吃醋的，也不少耽误工夫。

当然，人虽不住一起，钱却并不少花。老马时常会进行一番成本核算，将一段时间下来花在她身上的消费支出全部加总，再按找小姐的标准摊下来，竟发觉自己吃亏不小，快赶上找夜总会的小姐了，真他妈不合算。到市场上买别的东西，都是批发价远远低于零售，怎么到这事上会相反了呢?

只好发明出一种理论来，对老周解释说，这样买到的除了刺激之外，还有感情啊。感情这东西是无价的，对不对？而相对来说，小姐反倒是最便宜的东西了。这人上了年纪呀，就不再想着天天换新人了，都一样。反倒是固定一个血肉丰满的对象，慢慢可以品尝出深层的滋味来。这就是一个男人成熟的象征。

老周摇头长笑，深表嗤之以鼻。

老马看看表，说差不多了，到那边再接着吃吧。老周一捧肚子，说还吃得下吗？老马说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咱们散着步回去。

一小时后，他们坐在了宾馆餐厅的单间里。

门上响起轻轻的敲击声。老马神秘地看老周一眼，起身将门拉开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）

30

那个娟儿，老周见过，半年前曾一起唱过歌。另一个，据介绍名叫李芸。

娟儿两只眼珠轻轻骨碌着，有种十分外露的机灵。身材一般，但前胸很饱满，肯定是一放开胸罩就暴跳出两大团来的那种。老周曾听过一个说法，为老马这种大胸迷恋者找到了理论根据。那便是，一个喜欢丰满女人的男人，往往是出身贫寒，从小饥饿惯了，因此才对象征富饶肥沃的东西有着天然的好感。而老马的情况则是，尽管小时家里倒不见得穷困，但有道是，当兵三年，母猪当貂蝉，他却足足干了十二年，那还不彻底给素坏了。结果体现在后来对异性的偏好上，便格外向往硕果累累的景色。

再看老周，小时家在城区，营养还跟得上。读大学时身体已基本长够了，平日社交机会又多，工作后的饭局也很丰富，几年后再一下海，生活的腐朽糜烂程度就更别提，所以便只喜欢高个细瘦的类型。曾有那种女的，深为自己的乳房太小而痛感拿不出手，但他却毫不在意，只要身材顺溜，搂一把骨头照样感觉良好。

一次也是在个郊外路边店里，老马对几个小姐比较权衡一番后，却走到门外，跟一个抱孩子的小少妇聊了起来。那小少妇也就二十出头的模样，农村人结婚早，看着也还行，但毕竟不及这边的小姐光鲜。老周兀自纳闷，见那小少妇已将孩子交给一小姐，陪老马到后面去了。

离开路边店，老周在车上看着老马巨满足的样子，依旧不解，便问他究竟看上那小少妇什么了？老马含笑半晌，吐出几个字，“可以吃奶。”

把老周给气疯了，一路直说你这混蛋怎么想出来的。

“大家坐好了。”老马在叫，让老周暂停了胡思乱想。方才之所以有闲暇想到别处，另一原因也是跟娟儿一起的这个李芸有点闷。尽管长得还算素雅，但在穿着上太不讲究了，有点刚从装修工地下来的感觉，估计是没什么开发潜力。那就只把她俩都当成陪酒的，放开随意喝吧，这样倒也轻松。

老马满脸成就感地拍拍手。老周也堆出一脸微笑，用老马的话说，丫又装得很纯真。

“我来介绍，”老马手一摆，开说，“这是，我最好的哥儿们，来自南山的周总，哈哈。”说着自己做鼓掌状，同时巴掌一扭，“这是，本市刚刚崭露头角的，商界奇女李小姐。”又做鼓掌状，“今天，英雄美女，才子佳人，在此隆重相会。我不知这该叫一种——”

“缘分。”娟儿说。

“对对对，还是你有文化。”老马再做恍然大悟状，“我就说到这里了，大家也能看出来，我笨啊。而我这位兄弟，比我可聪明多了，今天剩下的节目就由他来主持。另外我还补充一点，这位先生跟酒有仇，这次来之前特意跟我说，不喝酒，我也答应他了。大家作证，今天我绝不劝大家喝酒。但是，面对初次相识的美女李小姐，兄弟，你就看着办了。”

说罢闭口。

老周脸上只好呈现出一种欲哭无泪的表情，右手背在左手中轻轻摔两下，冲老马说：“我给你找把刀来，你杀了我算了。”

小姐们一片欢笑。

“那我就说两句，”老周道，“这次来之前我的确说过，尽量不喝酒。其实我的意思是，别光会干些醉生梦死的事，那不成酒囊饭袋了吗？但既然荣幸见到了两位小姐，则又另当别论了。娟儿我知道，能喝不少。李芸小姐，你怎么样？”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2）

“一点点啤酒。”李芸小声说。

“好，那我们就只喝一点点。”老周兴奋地说。

其实一旦喝起来，鬼才相信会只喝一点点。

先是老马带三个主陪酒，然后娟儿带副陪酒，老周再与两位小姐轮流碰，回头小姐们又分别向老周敬酒，老周又向老马娟儿敬酒。总之这么说吧，在场的任意俩人组合、三人组合都以种种名义干过了杯，其间还包括多次举杯共饮，种种段子、谜语等更不在话下。

一片喧哗中，感觉似乎越来越亢奋，其实也就是渐趋麻醉。在老周脑子里，偶尔也有那种倏然“断片子”的时刻，周围的声响好像刹那间“刷”就没有了，惟余灯影淡淡，笑意嫣然。但旋即又像恢复了正常播放功能一样，耳边继续洋溢起一片喧哗。

酒后，老马提议，到楼上房间里坐会儿，喝水或打牌，反正天还早。

李芸没什么表示，似乎是半推半就，被娟儿拉着也就上来了。看样子，也像是喝得真有点多，貌似不由自主。

在她作态半推半就时，老周心情很淡漠。一半是因为酒喝得确有点多；另一半也是觉得她留不留下其实都没太所谓。当然闲着也是闲着，但她会是跟娟儿一样的女人吗？方才吃饭时跟她还简单聊了两句，她说是在帮人管理一家美容院。当然是“男士止步”的那种，而绝非粉红灯光的“美容美发”。尽管绝非对自己没信心，但老周也不认为自己会是那种任何女人一见就想献身的人物。那么，倘若到时候空期待一场，岂不也很扫兴。

所以，他无可无不可。

老马在后面耽搁了一会儿，老周先领两位小姐上楼，进入自己的房间。

李芸一进屋，就歪在床头叠放的被子上，闭上眼睛，口中喃喃地说：“喝醉了，从来没喝过这么多酒。”

老周怔怔地看着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目光转向娟儿时，见她正似笑非笑地瞟着自己，似乎在说，犯什么傻呀。

老马随后跟进来，一看眼前的情景，胸有成竹地笑笑，抬起手，一只钥匙牌在晃动。“我们隔壁，”他轻声对老周说，“你们慢慢进行。”

老周颇为难地一摊手，老马以严厉的目光制止住他渴望装孙子的冲动，一甩头，转身离去。

娟儿也冲老周暧昧一笑，摆摆手，无声飘走。

眼前只剩一个房间，窗帘紧闭，墙灯昏昏射下，床上倒着一个女人。

31

老周在走廊上拨手机。

“你出来一下，我得问你两句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过来吧，她在洗澡呢。”老马在电话里说。

老周推门进入隔壁房间，与老马对坐在茶几两侧。

“你赶紧说说，她到底什么情况啊。”老周不耐烦地说。

“你哪来这么多废话！直接办不完了吗。想知道什么，你不会问她呀？”老马更不耐烦。

“总得先过渡过渡嘛，”老周马上转为诚恳，“何况她都睡了，咱也不能太粗暴。”

“你呀，还是书生气。”老马叹一声，“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事嘛。”

李芸，女，现年二十八岁，与娟儿同乡，来自湖南。曾婚，未育，离异后来到此地，先在美容院打工，后尝试自立门户，但开业半年停业，原因大致为只懂业务不懂经营，当初的一点积蓄全扔进去了。如今算是在帮亲戚管理着另一家美容院，其实只能算是蹭饭，连打工都算不上。亲戚也不跟她讲什么工资之类的，反正有个地方收留

她就是。在此期间疑似有过相好的男人，但其保密工作十分到家，令娟儿亦难知端详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3）

“就这些。”老马盯着老周说。

“那能有什么戏？人家这可太良家了。”老周失望道，“苍蝇还不叮无缝的鸡蛋呢。”

“嗨，这不正是考虑到了你的难度，才仨人合力把她灌醉吗？”老马道，“回头你跟她生米办成熟饭，种种含蓄环节也就全省了，大不了天亮再送她点小礼物呗。何况她既然都跟你上楼了，那就是一种不拒绝你的姿态。”

“不行，那太乘人之危了。”老周摇头。

“嘁，你不会是嫌她太不性感吧？”老马偏要深挖他另外的动机。

“没有没有，客观说，别看她一打眼看上去不太惊艳，但喝上点酒，再说起话来，还是挺有味的。”老周忙以此种方式来解释自己的动机纯正，但从效果上看，似乎还是挺别扭。

“那就别废话了，快过去吧。”老马抬手轰他。

老周还想张嘴说什么，忽听一声尖叫。抬头一看，是娟儿刚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，白亮的身上一丝不挂，走出几步了才发现老周在这里，正转身往回跑，一双肥乳在空中甩出闪烁的曲线。

老周赶紧闭上眼一扭头，五秒后睁眼看着老马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这算什么呀，咱哥儿们之间，除了老婆，还有什么不能公开的！”老马神色自若，“其实她也就是想让你看到。否则她要是不出声，再悄悄走回去，你肯定发现不了。”

老周伸手握住老马，无言，摇头。

“所以明白了吧，她们全都是鸡，只不过工作场所不同而已。”老马拍拍他，“学学我这境界，就知道回去该怎么办了吧？要不然，我再把娟儿叫出来，让她好好对你展示一下？”

老周抱拳拱手，用力点动着，连声叫道：“千万，饶兄弟一把。”

老周边说边一步步倒退着出了房间。

32

回到自己房里，老周一关门，见李芸动了动，睁开了眼，令老周有点怀疑她刚才是否一直在装睡。

她有点费力似的坐起来。老周忙说：“你要觉得累就躺着吧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好像真是有点醉了。”她坐直身拢拢头发，“其实我真的不能喝酒，但今天你们三个好像在一起对付我，我都记不清喝了多少。”

“其实今天喝的并不算多。”老周到她对面的床上坐下，“当年我们要是一群男的喝起来，那才吓人呢，用啤酒杯子倒白酒，三口或者两口就是一杯。”

她咧嘴一笑，样子很妩媚。老周再次证实，她是属于那种笑起来很好看的女人，不知是否也有酒后感觉不同，以及壁灯下容易出效果的原因。而有些女人正相反，平时绷着脸时还凑合，一笑却令人惨不忍睹。

“是不是，白天工作挺忙？”老周没话找话说。

“今天美容院装修，我陪着进进出出的，确实很累，所以一喝酒说笑起来，也就有些忘乎所以了。”她说。

“是人气好才装修的吧？”老周问。

“还行吧。”她说。

“那不是体现出，你的管理才能了？”老周道。

“怎么说呢，反正帮别人看店的这段时间，效益还真不错。但自己做的时候，就差远了。事情就这么荒诞。”她说。

“也许有过这么一次反复之后，下次就能把你的潜能彻底发挥出来了。”老周说。

“你又不了解我，怎么知道我有什么能力。”她说着一低头，长发滑过来遮到脸上。

“凭我踏入社会二十多年的感觉。”老周有点开始找到了发挥的突破口，“你知不知道，有很多女人，可能本来有着很好的素质，但由于

没有足够的压力或者机遇，一生也就平平淡淡地过去了。而一旦遭遇外来压力，比如下岗，哎！有人却就能绝处逢生，突然干出很突出的业绩。”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4）

“谢谢你的鼓励。”她又笑笑，然后掏出手机看，“哦，这么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哎，他们呢？”

她好像这才想起还应该有两个人。老周不由想，即便是装的也显得很自然。

“他们，哦，走了。”老周支吾着说，“不过，是这样啊，如果你真的要回家，那我就打车送你，这么晚了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走在外面。另外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那就在这里凑合一晚上，我觉得也无所谓。反正我是老马的朋友，肯定会尊重你。”

她抬起眼睛看着老周：“你即便不是马哥的朋友，现在我也了解你了呀。”

老周忽然有种莫名的激动。因为眼前这氛围太怪异了，分明无比暧昧的环境，一男一女两个酒后正犯着晕乎的人，却偏要做出挺庄重的神态和单纯无邪的情怀，来探讨些人生道理。

他起身倒了两杯水，在两人面前分别放下。然后坐到床上，双腿一盘，似乎打算来一场终夜长谈。

对面的李芸哧的一笑：“你这是干吗呀？做报告？”

老周顿觉不好意思，只好解释道：“我看你不是睡醒了吗，想陪你聊聊。”

李芸却打个哈欠，说：“其实我还挺困呢，明天一早也还有事。咱们都睡吧。”

“那好。”老周更痛快，马上就抬手关上了灯。

又听李芸在那边笑道：“你也太着急了。好，晚安。”

老周合衣躺下，一动不动，听李芸那边始终传来一种均匀平稳的呼吸声，看来的确是马上就睡着了。想起她刚才的有些话，“咱们都睡吧”、“你也太着急了”，单独拿出来琢磨，也挺能让人胡思乱想。

不过老周挺奇怪自己今晚怎么会如此听话，要搁往常，怎么也得凑过去吃点豆腐啊。往往好些女人在他的三戳弄两挑逗之下，也就半推半就了，谁让你都跟我睡到了一间房里，敢说没点期待？但今晚他却老实本分到了丧失往日风格的地步，似乎这个李芸身上有种不动声色的气团，让人很难产生非分之想。

真是怪了。

33

电话铃响。老周睁开眼，拿起床头的话筒。

“怎么，还缠绵着呢？”老马在耳边道。

“呃，”老周看看房间里，空无一人，对面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完全像没人动过一样。“现在就我一人。”

老马立即撂下话筒。片刻后踢开门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老周眯缝着眼又钻回被窝里。

“感觉如何？李芸小姐的活，还可以吧？”老马问。

“什么都没干，我们就聊了聊，然后就一人一张床睡了。”老周说，“她好像说过天亮要早上班，这不，什么时候走的我还不知道。”

老马咂吧下嘴，眉头紧皱。忽然看见床头有张纸条，他伸手拿起来，逐字念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祝你诸事顺利。再见。”

扭头再问老周一遍，“真没干？”

老周点点头。

老马大怒，拍一下巴掌，叫道：“到了我这儿居然让你素一晚上！你这不是骂我吗？”

他立即催老周起床，洗漱出门。老周知道他肯定不是急着吃早饭，但还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，照他说的做。

老周听凭他驱车奔向一处洗浴中心。那地方还没上班，但老马直接就往里闯。找出一个管事的，又拉着直奔楼上小姐的住处。敲开一扇房门，一溜几张床上皆有人在蒙头大睡，床边乱扔着一些花里胡哨的衣物。老马上前逐个掀开被子浏览，很快认准一个，在屁股上拍一

巴掌说，起来，接完客再睡。那小姐真就裸着身子爬起来，裹床毛巾被，趿拉着鞋走进另一个房间。老马回身又拉过老周来，几乎以踹一脚的动作将他也塞了进去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5）

半小时后，老周出来。等在外面的老马明显也没了来时的“火气”，而是抽着烟，垂目不看他，口中念道，“穿戴齐整，转眼还是好人。”

其实仍旧啥都没办成，老周只是让小姐给按摩了一会儿，说是打了一夜麻将，身上酸得不行。那小姐睡眼惺忪地给他瞎揉一气，一点力度都没有，估计多少天也碰不到这么个变态的客人。老周无所谓，反正就为照顾老马的情绪，以自己眼下的心情，无论干啥都觉没意思。凌晨才刚陪李芸把心境调节得比较平和，总不成马上再一脚趟进浑水里吧，这总归构不成享受。再看那小姐倒好，揉了一会儿，居然一头扎到旁边又睡着了。

这就算是成全了老马的待客之道吧。

吃过早点，二人去了老马的“办公室”，其实不过是他连住宿带上网炒股的地方，平日并无任何商务往来。

老马打开电脑，登录炒股软件，见他的股票全都一片绿油油的，立即退出。随后诡秘一笑，对老周道：“你成天带着笔记本到处跑，还从没聊上过一个网友吧？”

老周道：“我哪有工夫，一是忙，二是身边的还招呼不完呢。”

老马道：“你身边就是再多，到了外地，不也就没那么方便了？我送你两个得了。”

说着进入自己邮箱，点开一批信件，让老周领略自己的虚拟财富。当然，都是女网友。顺便介绍说，其实自己也懒，多年下来并没见几个，多数都是通信渐少，无疾而终。能保留下来的，也是有一搭没一搭，几个月联系一把。当然从另一角度看，这样的也才更稳定。一边说着，他特别推荐了其中一个北京的小公司老板，见那邮件中写道：

“人生中有种感情是能够超越一切外在条件的，你信不信？每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，即将入睡时，便时常会对刚刚流逝的时光感到心有不甘。那种时候，要是有你在面前，该多好啊。我们会对坐品茗，谈天说地直到东方即白。你什么时候来北京出差呀？”

老马随之点评道，这女人经历好像很丰富，但目前正处压抑状态，估计是缺乏男人的强力滋润。至今还不知道她长什么模样呢，是个遗憾，不过谁有工夫跟她聊到天亮啊。哎，你这不就要去北京吗，哥哥我就忍痛割爱，把她送你了。你瞧这是她上个月给我留的办公室电话，我还没打过呢。你去了就说你是北山的马先生，她保准隆重接待。

老周瞅瞅他，怪笑连连。

老马还直谦虚：“你就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，咱俩谁跟谁呀。”

34

北京，老周走出火车站。

电话响，一个京片子嘴在里面吆喝，喂，您周总吗？我是郑姐的办公室主任，来接您了。您下车了吗？老周忙说下车了，刚出站。京片子说，那您到停车场来找我吧，不好意思了，这么多人呢。老周说没事，你那停车场怎么找啊。京片子便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，但老周却越听越糊涂，俩人掰扯了足有十分钟，最后老周忽然心念一动，问，你这说的是哪个车站啊？京片子说，当然是北京站啊。老周说嗨，我是在西站，大概是郑姐没跟你说清楚吧。京片子大惊，跟着又一连串的解释，从昨晚喝高了到今日凌晨郑姐把他突然叫醒等等。老周说算了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打车过去吧。

收起电话，老周想，这他妈半天的漫游费都够打车的了。北京人真牛啊，愣能嚷嚷半天，却整不明白关键问题。

一到郑姐公司，马上钻出来一人，点头哈腰，模样跟小地主似的，裹件旧面包服，胡子好久没刮了，长一块短一块的，眼珠泛黄，一笑满嘴牙龈。老周马上明白这就那个有辱使命的办公室主任，赶忙

报以大度谅解之态。俩人拉扯着进门坐到一条长沙发上，手还搂在腰间舍不得撒开呢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6）

这人姓胖，挺奇怪一姓。老周以前来时没见过他，据他解释说过去总在外地跑，最近刚调回总部的，早就久仰周总的大名了，这不一直没机会认识吗。

于是俩人转眼便成了好兄弟一般的交情，当然其中不乏老胖为弥补自己过失而夸张煽情的成分。然后，老胖才拨电话通报了一声，扭头告诉老周，郑姐请您直接进去。

这儿外面是个敞开式的大办公间，有几个男女员工正做埋头办公状。另有个单隔出的里间，老周敲下门就进去了。不想里面还有俩客人呢，但郑姐一摆手示意他坐下，口称没关系，都不是外人，然后继续对面前俩人讲话，语音铿锵。

“我这公司，咨询实力是全国一流的。”她用一根指头轻轻敲着板台，神色严峻，“我的专家，脑袋里装的绝对没有书上现成的东西，而全都是来自市场和企业一线。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真理，因为所谓真理应该是放到哪里都对的东西。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，绝没有这样通用的东西，只能是每个企业根据各自的情况，来摸索自己的独特道路。所以，我们追求的是，让每个客户企业都拥有自己的传世家训！”

两个外地人脸上充满了高山仰止般的表情，心里肯定在想，这回可算遇到真神了。

然后郑姐连珠炮似的扔出一个个著名企业的名称——这都是我的客户（其实老周明白，谁还能到那些大公司里挨个调查，再说越大的公司头绪越多，即便只给人家一个外地的分公司上过一次课，也就成她的客户了）。

郑姐又甩出京城的一大批如雷贯耳的专家名字——这都是我的长年顾问（这老周就更明白了，想让他们中的谁给你服务当然都行，只要出得起足够的费用）。

两位老板只剩下五体投地。但既然作为谈判对手，总不能光让人家牵着走。俩人憋了半天，终于提出一点要求：能不能，先请一位贵公司的专家到我们公司去一趟，了解下情况，讲讲课，分析分析初步的对策方向，然后确定签约的咨询内容。当然，本次前往的各种费用及报酬都由我们公司承担。

“没问题。”郑姐没等他们话音落地，就以一个豪迈的手势斩断了他们的犹疑，“我的专家明天就可以陪你们一起过去。”

没多会儿，郑姐把那两位送出了门。很快咯噔咯噔地回来，远远伸手冲老周一压，“你坐，等我先打个电话啊，别一会儿忙忘了。”说着便拿起话筒一通狂按。

“喂，胡教授吗？对对对，就你郑姐我，当然有好事了，给你送钱算不算好事啊？呵呵，是这么回子事，刚才呀，有俩外地的土老帽暴发户，来北京想找些高人给他们搞搞品牌战略。按照惯例，我们还是先派个专家去他们企业走一趟，一来呢了解下情况，二来也顺便给他们讲上半天课，增强点他们的信任度。这不就又得您出马了，时间上没问题吧？对，内容花哨点，全给他们煽晕了算！对呀，蒙这些地县级的老板不是您的强项吗？”

老周一直安静地观赏着她，而她也始终眉飞色舞，旁若无人，一连七八个电话，从内容上看，是把给这俩外地人下套的全过程所需人马都置办齐了。

这就是京城女强人。大眼大嘴大骨架，基本不化妆，胸脯更是一马平川，如此也正好少些累赘，可以在工作中更加利索干练。如此酷猛之人，世上还有什么障碍不能摧垮！

她出身侯门，父亲生前曾亲手提拔过许多干部，如今这些人的名字提起来全都如雷贯耳。但自幼家教刻板，令她觉悟太晚，满世界的人都忙着抢钱多年了，她还一直在个公益组织里干些出力不讨好的事。直到近年才隆重出山，挂在该公益组织名下拉出个公司，取了个

大而无当的咨询名头，从此便可想见，国内真就没她找不到的人，更没她做不了的业务了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7）

老周先是在多年前跟她老公打过交道。那是个国家部委的小官，当年农村兵出身，苦苦打熬多年，终得娶到了首长家闺女，并扎在了京城。当时老周把她老公喂得太足，连回乡省亲这类私事都全程包办下来，很自然也就跟这位郑姐混熟了。京城女子素有性情豪爽风范，几顿酒喝过之后，俩人便成了莫逆之交。后来在办某些事情时，她老公那人毕竟有些身份上的不便，倒不如让她几个电话来得痛快。于是老周干脆跟她开始了战略合作，反正她跟老公如今也分居多年了，完全没必要也不会掺到一块。

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半小时，她才扔下话筒，长吁口气。“不好意思啊，”她冲老周疲惫一笑，“瞧我忙的，好在你也不是外人。”

不待老周表现出谅解式客套，她已吧嗒吧嗒冲过来，坐在了对面的另一张沙发上。

“你那事啊，我都给你联系好了。”她说，“不过得等晚上，咱们到董老家去，管保马到成功。”说着一抬腕。“哟，你瞧这就中午了，咱吃饭去吧。哎胖主任，”她扬声冲外面喊道，“咱该吃饭了吧？”

真有意思，她个做老板的，跟下属讲话居然这么个请示的口气。只听外面的胖主任一迭声应道，对对对，是该吃了，今儿有客人，楼下小餐厅的单间我都订好了。

郑姐冲老周莞尔一笑。直到这会儿，她才似乎露出点女人味。

35

郑姐公司的几位骨干作陪。喝的是近来广告做得挺凶的一种白酒。其实老周知道，那酒只是一家销售公司不知在哪儿灌的，但品牌攻势迅猛，全国人民无奈也就接受了。如今是吆喝的时代。

干过一杯后，郑姐说：“胖主任他们今年就认这酒，那天餐厅到公司一结账，发现他们一个月竟喝了七十多瓶。”

胖主任便摸着肚子不好意思地笑道："其实每次都喝的不多，平均每人也就二三两，要是喝啤酒不是还胀肚子吗，换干红更贵，还不适应那味儿。"

郑姐道："哎，你一摸肚子让我想起来了，各位注意到没有，咱们胖主任最近怎么这么爱摸肚子呀？"

另几位摇头不知。

"哎哟我可明白这里面的典故了。"郑姐有了话头，"上个月呀，我们几个到东北一县里办点事。晚上请副县长吃过饭以后，还得安排节目啊。副县长说，那就唱歌吧。得，熟门熟路就奔一歌厅。尽管我是女人，但咱也明白呀，就招呼来小姐，几个男的每人发一个。我当然就免了，反正也没男陪。嗬，就见其中一小姐，呼一下就扑到那副县长怀里了，嘴里还喊着，我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嗨哟，我差点儿没把晚饭吐出来，你啥花呀，狗尾巴花吧。再看咱们胖主任，当然也有一个，否则让人家东道主放不开不是。可咱胖主任就有点没见过世面了，一晚上就坐那儿，手脚都没敢动，光让那小姐的小手放他肚子上，揉过来，揉过去，估计都得磨出树木上的年轮了。你说你胖主任，这不是给我浪费成本吗？啊，一百块钱的消费，就换来个满肚皮的年轮。也别说，自打回来之后啊，咱胖主任还就珍惜上他这肚子了，没事就一人在那揉啊揉啊，让我好几回看见都有点犯嘀咕，胖主任怎么添了这么一爱好呢？这动作似曾相识啊，可我一时还就是没想起来。今天总算灵光一闪，豁然开朗了。咱胖主任，敢情是在回忆呢，怀念那黑土地上，萍水相逢的红颜知己呀……"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8）

说着她自己先乐得喘不过气了。胖主任则还是那么憨憨地笑着，不做任何解释。这是现代人的一种风度，若换个全是男人的场合，有人还能对别人说出的关于自己的绯闻，边听边补充，将细节描述得更形象生动。

老周想，这郑姐不知是真傻还是装的，当时有你在场，这胖主任能随心所欲地摸吗?

于是跟胖主任碰了一杯。俩人会意地点点头，似有无数男人的感慨尽在不言中。

饭后，郑姐让下属们先回去，她再跟老周聊会儿。

再聊的就是知心事了。难得来个外地朋友，不必担心平日的利害瓜葛，又同是性情中人，心里有常年憋着的话，不跟他讲还能跟谁讲。

讲的是，老公不是东西。

“唉，你郑姐我就这么个命啊。且不说当年，他一个农村兵闯进京城，我们家对他咋样。也不说这些年来，我每年都去他们老家，无论老人还是亲戚，全都打点得没一个不说我好，那可都是撒钱撒出来的！还有孩子的养育和教导，他这二十年也基本没怎么管过，都是我，隔几天就要跟女儿聊聊，担当一个听众的角色，还不能多说什么。如今这孩子，你一张嘴她就烦，只有当哑巴或者顺着她，才能让她给你个好脸儿。而且她要什么我就得给她钱去买，否则一个这么大的女孩子在社会上，你不给她钱，别人就会给她钱。保证她在经济上自立，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住她的贞洁。”

说着说着，她停下来喝口水，喘口气。老周始终一言不发。做听众，哑巴确实最好。只可惜自己怎么从来没遇上这样的哑巴。

“可这个混蛋，他又怎么对我的！让我抓在床上都好几回了。尤其有那么一次，让我纳闷儿了。跟他上床那女的，长得那个惨哪，要说

他好歹也是一有钱有势的，怎么也不至于口味这么低下吧。可你猜他怎么说，他说，人起码比你乳房大。什么东西呀这个王八蛋！”郑姐忽然大叫一声，把老周也吓得往后一仰。

老周不敢笑，以半生功力才勉强维持住脸上百感交集外加深恶痛绝的表情。

心里再次验证了那个定律：苦孩子就是喜欢大乳房。

顺便也有些纳闷儿，那老兄怎么能对老婆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哦，估计也是当时话赶话吧，譬如郑姐把那丑女人说得一无是处，并一再以羞辱的语气追问老公，到底看上她什么地方了？他只好随口来上这么一句。

进而，老周也颇有点同情郑姐的老公，起码是理解。因为自己当初也摊上过一个泼妇，你随便说句什么，她都能逐字给你分析上好几年，没事就提。甚至在你正高兴时、当着重要客人的面时，也能冷不丁就说起来，让你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当然，在明白事理方面，郑姐怎么说也比孙丽强得多了。

想到这里，老周咬咬后槽牙，又冲郑姐深深点了点头，仿佛对她的烦恼深为感同身受。

36

今天剩下的时间里，郑姐最重要的安排，就是去拜访董老，大约在晚饭前一小时之内。她说，历史经验证明，那钟点的老同志一般既不休息健身也不读书看报，腹内比较空旷还有助于头脑清醒。

老周到对面宾馆里开了间房。郑姐让他先歇会儿，两小时后出发。至于房费倒没跟他客气，反正下面人进京都是来花钱的，大头全在后边呢。

老周躺到床上，打开了电话。自从进了郑姐办公室就一直关着手机，现在一个个回吧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9）

自然少不了沈红的。她问，你还要多长时间才回来呀，俺都想死你了。老周笑笑，心想她可真能逗。都这岁数的人了，才三天，至于这么夸张吗？往下不会再要死要活地说，她已经是我的人了吧？莫非她还幻想，像我这种老江湖，会因为跟她过了两夜，就得跟她过上一辈子，否则就是不负责任？

当然想归想，在异地收到这样的问候，还是有份格外的温暖。老周便回道，还得两天，你先忙你的事吧。想了想又加上一句，今天光见些重要人物了，所以没开机。

回完后，虽觉有此地无银之嫌，但想还是有必要。一是别让她想歪了，既然都关心到了这份上；二是也吓吓她，别以为姓周的光会跟些江湖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，自己在北京，可是连新闻联播上的人都能见到的——只不过是曾上过新闻联播的老人儿罢了。

刚想再往下翻别人的信息，却不想沈红马上就回复了一条。看来她无论何时何地，总会将老周的信息视为头等大事。老周不免后悔，该把她的放到最后回就好了。看回信内容却是问，两天是多少天呀？要是真超过两天，我可就去看你了。

老周冷笑，便回道，那你就来吧。

然后继续往下看。其他倒没什么要紧的事了，只是老唐和王校长拨了两次电话。老周先给老唐拨回去，说自己在外地，问他有什么事吗？这意思大致就是，若还是那些鸡毛蒜皮，就等回去再说吧。老唐果然说，没啥事，就是有个跨国的项目打算跟你合作一下。老周哈哈一笑，说要是这种事，那就真不急了，一定是总额度几百亿美金以上的吧？老唐说是啊。老周道好说好说，你先跟老徐聊着吧。说着就挂了电话。

如今这年头，若有人在为一件价值万儿八千的事而着急，那一定是真的；若是为价值百八十万的事而折腾，则就有八成的可能是白忙

活；若是为上亿的事而念叨，便只会博得听众们开心一笑。

王校长的电话干脆就不给他回了，他更不会有啥正事，随时聊都可以。

看着看着，老周挺欣慰的一点是，少了老马的骚扰。这家伙总算消停了，每跟他见上一回，疲惫感总能延续半个月。看来人生中尽管干坏事乃属必不可少，但占用时间却也不必太多。

老周合上手机。忽觉像是少了点什么，仔细想想，哦，是沈红没再回信。这不像她的风格啊。

便发过一信去，问，干吗呢?

回信道，订机票啊。

什么！老周气急败坏，马上拨过去，叫喊道："你真有病啊！"

沈红既平静又无辜："不是你让我过去的吗？正好有四折的票，便宜，送票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"

嘿！老周昏倒："那好吧，现在我重新说一次，你别过来了，好不好？姑奶奶。"

那边笑了："那你可快回来呀。"

"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……"

老周扔开电话，长叹一声。天哪，受不了，她绝对不是开玩笑。

37

董老住处，也就是人称"董办"的地方。

老周，郑姐，坐在客厅里等候接见。

董老这级别的首长，在位时配有四个秘书，级别不等，所处理事务的类型也不同。如今名义上还有着三个秘书，不过大秘是兼职的，毕竟那种级别的干部了，再来终日陪着一个并无明确职责的老同志，显得有些没必要。二秘才是主持董办日常工作的负责人，三秘便是一般工作人员。

方才接他们进来的就是三秘。坐定后过了一会儿，又慢慢进来一位，中年少壮形象，不苟言笑做派，这便是二秘，姓翟。郑姐老周赶

忙起身。翟秘书点点头，道，董老正在接一个电话，一会儿就安排你们过去。这二位忙道，好好，没关系，您也先忙着吧。翟秘书却不急着出去，而是坐到挨着郑姐的一个沙发上，跟她随意聊起来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0）

老周心情始终挺平静，这些年他也去过不少高级首长的住处。对他们的闲聊听上几句，就大致估摸出了翟秘书此人的若干特征。

一般说来，做这种老同志的秘书，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。一是范围明确的事务不多，有好些老同志也确实不爱再参与时局，结果其秘书便成了古寺里的落寞老僧；二是即便级别相等，但不同的老同志在影响力上却有着天壤之别，这无形中便肯定会导致其秘书的政治前程冷热不均；三是老同志们对秘书的管理程度也大有区别，有的不但自己始终原则性强，力葆晚节，对秘书也约法甚多，令其难有越轨之举；当然多数就顾不了那许多了，又不是在位的时候，如今权力精力全都不够用，还那么装腔作势的干吗，于是秘书们便有了较大的运作空间。

看眼前这位翟秘书的样子，尽管表面装得很严谨，但应属内在欲望比较强烈的。否则，就不会跟个开公司的郑姐有那么多话题可聊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郑姐才把老周介绍给翟秘书。这里面也有讲究。若是一见面就介绍，便只是泛泛之交，一会儿大家各忙各的，跟不介绍也没什么两样。现在反正是来办事的，并很可能会有长期合作，介绍便不急在一时，而是等涉及他的时候，再把他当个角儿推出来，接下来就可以唱上一出了。

老周忙起身过去跟翟秘书握了握手，口称翟秘书，多指教。翟秘书也做起身状，被老周借握手之力给按回去了，便只是深深点头道，好说好说。

进而翟秘书又道："其实我老家离你们那儿不远，我也是山区走出来的。"

老周顿时满脸肃穆神圣表情，口中啧了一声："翟秘书，只要你信得过我这个朋友，往后家里有什么事，你随便说一声就行。"

翟秘书笑笑，没再说什么。老周立即觉得自己有点过，到了这种级别的人，已经不会再计较一些小利益了，反倒怕惹起些地方小官吏们蜂拥着前来献媚，那才叫一个无聊。所以翟秘书没说老家具体在哪儿，老周也就没问。

又过一会儿，翟秘书道："我去看看。"起身出门。

老周郑姐各自静坐，话都不说一句，仿佛对面就有摄像头。

片刻后，翟秘书回来了："哎呀，真不巧，董老接完电话后，要到另一位老首长家去一趟，可能晚饭也就在那儿吃了。你看……"

郑姐忙说："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来就是了。不过翟秘书，你也该下班了吧？要不咱们一起出去吃个便饭吧。"

"这个，我还有点事，要过会儿再走。"翟秘书道。

这当然就等于是同意了，你还能指望这级别的秘书会立即欢天喜地去喝你那顿酒吗？

"那好，我们待会儿再联系。"郑姐并不多言，随即便起身告辞。

38

"这也得算是有了初步进展。"郑姐在车里说。

她和老周正停在一处酒店门前，耐心等到一个适当的时间，好联系一下翟秘书。

对她的观念，老周无丝毫诧异。做项目可不就这样，路没全堵死，就要充满希望，没这种心态的人干脆别在这个圈里混饭吃。具体到方才的情形，则应视为：能到首长家坐一会儿，跟人家秘书见上面，为今后连上了线儿，就得算很理想了。而且话又说回来，那位董老，见不见的真没多大关系，反正他又不能亲自为你办事，而只要他的秘书能在合理运作他"意图"的前提下，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能动性，其效果也就不能小瞧了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1）

所以，翟秘很关键。而且老周已看出来，这是个可以突破的城堡。尽管他装得挺孙子，但在老周见过的人里，这副嘴脸的装扮根本算不上什么。

眼下，老周就想了，接下去，很合理的发展会是怎样的呢？首先今晚上该有一顿饭，当然说是饭，其实跟五谷杂粮没多大关系。仨人随便一吃，也得奔个万八千吧，要不怎么说北京是销金窟呢。全国人民的血汗，很大部分都是被千辛万苦地集中到这儿来，然后随随便便就糟蹋掉的。但这还不会是今晚消费的全部，然后总得再玩啊。那时候，郑姐就可以提前退出，由两个男人一起奔向京城极品销魂地带。到了这种份上，你不同流合污行吗？做不到奋不顾身都不行！你得让满脸原则的领导感到，他是在你的带动下，被迫无奈才下水的，且日后见面还是会板起脸来，他是他你是你，该咋的咋的。当然，怎么才是“该”，可能就多少有些不一样的说法了。

郑姐终于开拨电话：“怎么样翟秘，忙完了吗？出来吃个饭吧。哦，又要加班啊，你瞧这真是的，那好吧，改日。”

也是好死不死，平时成天没事，今儿竟撞上了董老转天要列席一个重要会议，秘书们需连夜为其准备相关材料。

郑姐瞥老周一眼：“给你省钱了。”

老周哧地一笑。傻瓜才会认为这算得上是好事。当然，也没到坏事的程度，只能说，这世上不会有可以省下的钱，都要按规矩办的。

何况，若真的有钱花不出去的话，倒不一定是好事了。不要钱的更贵呀——女人如此，官人更如此。

郑姐还要拉他去单独吃饭，这显然就是客气了。老周说，咱们不差这顿饭，你先忙你的吧，回家陪陪孩子也好，我在北京那么多老乡，往常没时间，今天正好找找他们。郑姐说也好，明天再联系吧。说罢便驱车而去。反正老周还没想好找谁，也没法捎她。

老周在马路边找块相对干净的石头坐下，点上支烟，开始想人。

找谁打发掉这个晚上呢?

熟人确实有不少，但如今这岁数了，一不年、二不节、三不求人办事、四不能带给人好处，去打扰人家干吗?

有个大学时的同学，当年农村孩子，每天只知闷头啃书。后来考了北京一所普通院校的研究生，留校教书至今——这些听起来似乎还都算平常——但人家却常年总有科研项目做着，经费说出来都是上千万的数，这能顶下面一所地方高校的全部科研费用了。可见北京还是机会多。再想自己，多年来看似何等牛逼，其实细想起来，还不是奔一口吃一口的命！

还有个当年挂职的干部，年轻气盛，既不懂人情世故，更不知何为官场潜规则，即便业绩累累，却还是撞一头包，灰溜溜折回了京城。那几年老周对他的关照可谓不少，俩人关系铁瓷。尽管他也给老周提供过若干方便，但他最终的急速坠落，却让老周夭折了两个正在进行中的大项目。如今他呆在一家外事方面的公司，虽然不像官场那样有着值得期待的政治前途，个人收益却极为可观。人一旦想开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吧，当官多费事，倒不如闷声发大财来得简单。而令老周如今感慨的是，这家伙当年曾那么###，但毕竟身后有根儿啊，回到京城，还不是轻松就换个肥差。哪像自己，再怎么忙活下来，见个针鼻大的小官，仍要点头哈腰，一上酒桌就整杯整杯地灌白酒。自己的血压可常到二百的呀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2）

又有个街坊，当兵转业时，靠一远房亲戚的关系进了国家电力系统，如今也就在一小部门算个科级，成年没什么好忙的，年薪却达三十万，这还不算平日的在职消费。命啊，都是命。说到底还是吃皇粮好，那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银子，而且还会一直白花花的掉下去，无论你是生病还是怠工。再看自己呢，一天到晚忙的全是往外送钱。商人挣到手的所谓钱财，一大半还不都是别人的?

如此想来想去，竟把自己弄得心灰意冷，简直想往马路中间一躺算了。

远远看过去，一个衣冠楚楚的外地人，就这么蜷坐在马路边，实在不像个能在北京随便就花掉几万块的主儿。

39

天色昏黑。出租车在五环外的一处院落门口停下，老周下车。

这像是一个被废弃的机关大院。进门走到院角，又有一小院门，门旁挂一油漆剥落的木牌，上有“招待所”字样。

老周先到门房简要询问了几句，然后径直走向一排平房的尽头，推开房门。

房内有四张床，床上及周围皆杂物横陈。门口有个人正对付一个煤气灶，灶上炖着菜，飘出白菜粉条的气息。窗前一张桌子上有台旧电视，从摆放的角度看，不像是给所有人看的，桌前的床上正歪躺一人，手捏遥控器无聊地换着频道。墙角另有一张微型小桌，有一人正俯身上面，借一盏小台灯投下的光亮奋笔疾书。还有张床上躺着个人，似乎睡着了，不知遵循的何种生物钟。

老周走到床前，往那人身上拍拍，唤道：“老韩，老韩。”

那人醒了，口中呜呜两声，随即坐了起来：“建龙老弟呀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。”

老周也在床边坐下：“还没吃饭吧？“

“我一天两顿。”老韩道。

“走，出去找地方坐坐去，我还没吃呢。”老周道。

老韩便开始穿衣穿鞋，俩人很快走出了房间。室内其他人毫无反应。

半年前老周来过这儿一趟，当时也就是这么几位一块住着。都是长年泡在北京做“项目”的，时间长的已达八年之久。这儿的每张床位每天十块钱，房内除床铺被褥外的所有东西都是住客自己从二手市场买的。

十分钟后，俩人在附近一家火锅店坐下。老周要了一大堆羊肉海鲜。老韩一待水开，便抄起筷子一通狠撮，专拣羊肉下手，海鲜瞧都不瞧。

待他垫得差不多了，老周才掂起酒杯，跟他碰了一下。

“最近怎么样？”老周问。

“嗯，下礼拜资金就到账了，项目马上启动。”老韩道。

老周心头不由一酸。这种话要是圈外人听到，一定会替他高兴。但凡做项目的人都知道，这行里永远没有肯定的事，不到把钱款完全攥在手里，谁也不敢说自己对任何事情有把握。别说下礼拜到账，就是明天早晨拿钱，听在老周耳朵里，也就跟听说美国出了个杀人犯一样，权当耳旁风，该吃吃该睡睡。而明早若真能拿到钱，就算是自己的造化；若突然横生枝节，日程又要无限期拖延，也完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只有一种话，会让老周听了真正替老韩高兴，那就是听他说出，过两天我就回家，再不来了。

但这显然等同于让赌徒扔掉骰子。人固有一魔，谁能自动纠正自己的天然缺陷？包括跟老韩同屋的那几位，也全是常年活在“过几天就有眉目”的梦幻当中，且基本都放弃了原来的职业，没有固定收入，家里还少不了一个怨气冲天的老婆。而原本都得算是一帮聪明人呀，干点什么不好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3）

对这个老韩，老周几乎是看着他一步步陷进这个迷魂阵的。当初他是个小公司经理，手下十来号人，一年接几个工程干干，日子过得蛮舒服。忽然一天，他开始鬼迷心窍，听信了一个说法，说有个海外的大项目，只要将国内怎么怎么简单的批文拿下来，就可以来国内落户，那中介费用简直就没法想象了。于是他开始了跋涉省部机关的漫漫征途。而接下来更荒诞的是，这头一个肥皂泡的破灭其实相当简单，很快就没戏了。但他却并未就此停手，因为在进入了项目江湖之后，他眼前一下出现了无数通往天堂的星光大道，于是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项目虫，有再多精力也忙不过来了。

几年下来，老韩的公司早没了，家当也折腾得差不多了，而项目非但一个没成，人也彻底变得魔怔了。如今他的状态是这样，即便他今天刚回到家里准备过年，若忽然有人打来个电话，说千里外的一个地方有人带着项目，可以去谈谈，他马上就能揣起孩子来年的学费，连夜动身奔赴远方。

一开始，老周在某些项目的环节上还跟他进行过一些交流，但很快发现，他是个完全不理解项目精髓的人，只相信心诚则灵，世上自有公道，付出自有回报，这就让老周完全不知该怎么帮他才好了。

一瓶白酒很快干掉。老韩还在伸手抓酒瓶。老周挺为难，只好说，咱再开两瓶啤酒吧，白酒我看差不多了。老韩却道，我没事，不过，你要不想喝就算了。嗨，老周心说，这叫什么话，好像我请不起一瓶酒似的。遂抬手叫道，服务员，再来瓶白的。

40

两个项目虫，摇摇晃晃走在深夜的马路上。

“周老弟，你确实，够朋友。”老韩舌头直搅拌，“我，老韩是，真惨哪，你说这绝对是，命吧？”

老周心里愈发酸楚。此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，不分明是自己成天念叨的吗？想不到还有人更比自己落魄。尽管，说自己落魄是有点矫情了，常年有钱花有酒喝，谁敢说这不是一当世能人。但一切都是相对的，自己原本岂是今天这样的定位！二十年前谁能想象，今天的老周，其实是落得一无公司二无下属三无家庭四无职权，连住房都不是自己的。唉，穷得只剩了点狐朋狗友的廉价吹捧，外加身后跟着几个或无聊或便宜的女人（无论如何不能说她们贱，那毕竟太不厚道了，不符合老周素来信奉的“谁都不容易”准则），而这就是老周的生命价值吗？

他忽觉胸口有东西一撞，这感觉挺陌生啊。以自己的酒量，方才的一斤白酒原本算不了什么。但可能是中午就喝了不少，几天来休息也不太够，这会儿居然想吐两口。哎，这感觉挺奇妙。也可能是，两个项目虫相见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就该好好吐上一场吧，把满肚子污浊龌龊的东西全吐光了，就彻底痛快了。

于是，他疾步走到路边，以手扶树，哇——

身后的老韩发出一声怪叫，仿佛在说，我还没吐呢，你凭什么先吐啊，难道你还喝不过我吗？这太有意思了，看来我是宝刀不老啊。于是紧跟着也窜过来，不服输似的也同样以手扶树，哇——

吐爽了，继续往前摇晃。

街边几间简陋的门头房里，透出粉红色灯影。几个女人坐在门口，蓬松着头发，个个脸上扣俩黑眼圈，看岁数都小不了。京城这地界可供平民消费的软环境太差，瞧眼前这种地方，一是只能深夜躲躲闪闪的招揽点生意，灯都不敢太亮；二是小姐档次太低，但价码估计还低不了，总之比基层都差远了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4）

女人们一见他俩，纷纷招手轻唤。老韩哼哼着似乎还真有过去瞧瞧的意思，老周赶紧拉住他，躲开这是非之地。

走出一段路后，老周才叮嘱他："老韩，在北京你可不能有这方面想法，不留神杀出几个黑道的，咱谁都没办法。等回到老家，我请你到洗浴中心找最好的小姐，价钱还不会比这些老妖怪贵出多少。记住没有？"

老韩伸手过来拉住老周，紧紧攥住，路灯下满脸的悲愤交加。

老周平静的看着他，心想，谁会这样来看我一次呢？难道我就不够落魄吗？我跟老韩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？

忽听老韩呜呜的哭起来，嘴里还胡乱骂着什么人，"小孬种……龟孙子……敢坑你爷爷……"

老周掏出块手绢递过去，被老韩一把抓住捂在脸上，只剩了双肩直抖。

41

回到宾馆，老周洗了个澡，躺到床上。时间虽不算早了，却也不想睡。酒喝得不至昏迷时往往这样。

沈红没再发信来，倒让老周有点失落，尽管这原本正是自己所希望的。她干吗去了？晚上居然不想我了，难道会遭遇了别的男人勾引？还是原本就有别人？随即自己也觉琢磨得没味儿，便点开手机上的通讯录，想另找个女人聊聊。

找谁呢？这钟点了，多数女人身边都有男人。小姐的电话倒有几个，但跟她们干聊更没啥意思。还有市面上做生意或打工的一些单身女人，跟她们也不是不能聊，但一是隔太远，就算聊热乎了也没法见面；二是跟她们多属萍水之交，即便多少有些意思的，也该留着找合适的机会发展，而不能在这种晚上贸然便将电话打过去，给人留下个醉后骚扰的印象。

要说北京这地方实在不适合居住，太不好玩了。小姐当然也有，但贵不说，还个个都油得很，一点都不淳朴绿色。京漂则号称多达八百万，其中自然少不了甘当二奶的，老马甚至曾以量化分析原理得出结论，在这其中的四百万女京漂中，要说有四分之一都在傍着个当地的男人，这比例不算高吧？这数字也就是一百万哪。如此庞大的炮友阵营，比曹操兵发赤壁的团队都壮观了，怎么就不能有一个属于咱老周呢？推而广之，不光北京，在自己的所到之处，不也同样有着浩若烟海的女人吗？嗨，说来说去，还是怪自己没这份精力。老周不禁有点悲哀，想这世上有如此多闲置的女人资源，其中肯定有出色的，而且是出色得五彩纷呈，但自己却就因为光是瞎忙了，居然抽不出专项时间去开发她们，而只能碰上一个算一个，凡自己上门的，便往往都来者不拒，如沈红就是如此。这能算是高品质的现代生活吗？

懊恼不已。

忽似灵机一动，想起老马倒手的那个网友了。管她呢，翻出电话，马上开拨。

“喂。”耳边传来一个像是在睡梦中的声音。

“你好，我姓马，我们在网上认识的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，你在哪儿呢？”对方讲话好像总那么慢悠悠的。

“我今天来北京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怎么早不联系我呀？”

“有事了，这不才刚吃完饭嘛。”

“那这会儿有点晚了对吧？你明天能到我这儿来吗？”

“应该，可以吧。不会打扰你的生意呀。”

“嗨呀，那算啥呀。盼着你来呀。”

她叫苏睿。一张嘴就能听出来，是东北人。老周闭上眼后，倒还把她的模样想象了一会儿，该是个面有倦色的中年女人吧？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5）

次日上午，还真没什么要紧事。本打算去的一个部委，上午开会学“三讲”，下午才对外办公。那就去会会这位苏老板吧。

找到说好的房间，敲门。开门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，老周心下不由一动，不会是这个吧？当然，一张嘴就知道不是。女孩冲他一笑，“您是马总吧？请进。”

进门一看，只是个单间，带卫生间的那种。一览无余之下，老周不免有些疑惑——人呢？还跟我玩神秘？

“苏总正在卫生间洗澡呢，”女孩说，“她听说您要来，太激动了。”

老周顿时有些莫名的尴尬。女孩这话挺费琢磨呀，问题不在于是否太激动和需不需要洗澡，而是这女孩看样子也就是一下属，怎么能以这样的口吻，在一个初次见面的客人面前，来描述自己的老板呢？

不过老周没太往深里想。毕竟眼前场面不同于以往经历，自己初来乍到的，还不知这位能在京城开公司的女强人是啥模样呢，所以本能的思想准备还是别露怯。

女孩长相一般，属轮廓比较大，看上去挺泼辣的类型。老周坐在沙发上没事干，便随意跟她聊了两句，得知她是新疆人，大学也是在外地读的，毕业后找不到理想工作，干脆闯到北京，也不管有没户口，先混几年再说。原来也是一京漂。

正说着，卫生间门打开，走出一个女人。

胖，熟。脸色红润，二眸硕大有神，胸前巨丘浮动，笑得温暖无比。

老周欠欠身，不知她有没握手的意思。她还真没有，只是说声，来啦，便走到沙发旁边的办公桌后坐下。女孩赶紧回到另一张桌后开始干别的。

两个假网友开始没话找话。先聊了聊“老马”此行的业务类型，又说了说苏睿这公司的经营模式，边说边配合着电脑上的网站加以讲解示意。后来俩人干脆换了个位置，由老周亲自体验网站上一个互动系统的点击效果。

然后，苏睿抬手看看表：“哦，该吃饭了，我们这儿中午都是出去买盒饭，马总别介意啊。”

老周当然无论口头还是内心都不会介意这个。又不是冲着吃饭来的，主人都不客套，正说明人家不拘小节。

苏睿走到门后，从挂在衣架上的一个手包里抽出张百元钞票，递给女孩，让她到外面买快餐。女孩接钱而去。

门关上了。

苏睿扭头看过来，二眸笑意盈盈，里面似有火光闪动。

“你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。”她边说边走过来。

老周不由站了起来。转眼苏睿已抱住了他，手却伸向了他的两腿之间。

嗷！老周心中不禁一声呼号。

这也太快了吧！尽管听说过网友见面后的上床率很高，但自己跟她之前既未谈论过这类话题，此刻也没来点别的过渡，就这么直奔主题了？难道成年女人就急成这样？老马，不好意思了啊，要早知她这么既丰满又饥渴，说什么也得给你留着呀。

看她的样子，闭着眼睛，紧紧贴在老周胸前，实在只能用幸福来形容。

“你也就住在这楼上吗？”老周问。想起老马介绍，她是一个人孤身闯荡北京，什么老公孩子的都没有。

“是啊，就在下面两层。”她说。

“邮件上一直没好意思问，你怎么，一直没成过家吗？”

“是。当初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有个男朋友，俩人打算一起出国。但我父亲患了心脑血管疾病，必须有人陪着，我俩就散了。他后来在

海外也结了婚，前几年还带全家回国看过我呢。”

“那你，这些年也就这么闲着？”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6）

“那你说怎么办哪，上网吧，那些一见面就谈性的男人，又让我反感。说起来挺矛盾的啊。你看我身体这么健康，这些年受的煎熬可想而知。”

女孩拎着饭回来了。他俩依旧一坐桌后，一坐沙发。

饭后，苏睿对女孩说，下午你到软件园那边的工作室去帮忙吧。女孩随即背起个小包就走了。

这话让老周听着都觉得有点露骨，这不干脆就等于告诉女孩，要在这办公室里干好事吗？但一切又似乎很正常，老周不由再次想起刚进门时女孩说的那些话。莫非这女人在下属面前对什么隐私都毫不在乎？还他妈对坐品茗、谈天说地呢，真能逗。

总之，门又关上了。

43

老周回宾馆后立即向老马汇报，当然是伴着严重道歉，毕竟有掠走了人家战利品的嫌疑。老马却似毫不介意，分明一副“你的快乐就是我最大幸福”般的高尚气派。

然后老周又跟老马探讨起一个学术问题：“你说，世上怎么会有这种女人，办完事都不用擦，提上裤子该干吗就干吗呢？”

“那有什么奇怪，”老马道，“也许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海纳百川吧。”

老周哈哈大笑。

又各处跑了三天，老周才踏上归途。

临行前，他第一次拨通了翟秘书的电话。

先寒暄几句，听出对方不算忙。正常状态下，这种老同志的秘书能有什么好忙的？随后老周说，我这次就先回去了，以后希望能有机会再跟翟秘书合作。翟秘书还是打着哈哈。再然后，老周又随意道，听您讲话时候的有些发音啊，翟秘书，这可不是说您普通话不标准，

呵呵，我猜您老家应该是东山市那一带吧。翟秘书道，差不多。老周忙道，那儿我经常去，现在东山的山区开发出了好些旅游景点，我去年还跟朋友去看过日出呢。翟秘书道，你真熟悉，我老家就是山区。老周道，那以后有时间，咱们可一定去你老家那儿爬山啊。翟秘书哈哈连声，便结束了通话。

“介就算行了。”老周学着马三立的天津口气自语道。随即又晃晃脑袋，想，用得着这么费劲吗？这他妈甭管什么料，到了这份上，还就是痛快不了，非装上半天孙子不可。好嘞，那就让你瞧瞧你家周大爷的能耐吧。

躺在火车的卧铺上，他拨通了另一个电话。

“喂，杨领导啊，还没下班呢？最近又深入了几回扫黄第一线呀？嗨哟，我就别提了，还是常年素着的状态。真的，如今哥哥我本分多了，以后再到你们那儿，只可能是去捞人，绝不会是自个儿进去，呵呵。说点正事啊，想让你帮忙查个人，就是东山市的山区一带，哪家有个孩子如今在北京工作，姓翟的，你把有关情况给我了解一下。当然我知道，这对别人来讲是大海捞针，但对你来说，那还不是探囊取物啊？都一个系统的，给你那边的哥们儿打个招呼，有几分钟工夫还查不出来？对对，改日请你去海伦大酒店。好好好，就知道你没问题。谢了谢了。”

合上电话，喘喘气，无聊一会儿。

又翻起通讯录，忽然看见一个名字，心里不禁一动。

于是发了条短信过去：装修得怎么样了？我刚从北京回来，明天就会跟你再次擦肩而过。

心想，她该也问候下我，然后随便扯点别的，火候差不多就约她明天中午吃饭。上次给她留下的印象应该还可以，跟她就真来点老百姓自己的故事，也挺有意思不是？这事，暂时没必要让老马知道，甚至我这趟回来也不告诉他，等最后开车要走的时候再跟他打个招呼就得了。这大流氓，就让他成天陪着他的大奶子娟儿吧。

第三章 萍水相逢（17）

回信来了，一瞧：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回湖南老家了，要过些天才能返回北山。我的新电话是……

老周皱皱眉，回信问：回老家干吗？有人给介绍男朋友吗？呵呵。

对方答道：是想尝试着换换工作，长沙这边的房地产挺火爆的，我想若做起售楼这行，我不会比别人差。

老周停手不发了。脑袋在枕头上转来转去，不知该把这个影子记住还是忘掉。

44

“不再住两天了？”饭桌上，老马懒洋洋地问道。

“家里还有一万个事呢，除非，”老周一笑，“让你那娟儿再给我找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”

“切，我他妈都鸡飞蛋打了你不知道啊。”老马忽然轻轻一拍桌子，像功夫大师不经意间发出一记力道深湛的化骨绵掌。

“怎么了？”老周口目齐圆。

“娟儿她妈的，嫁——人——了！你做梦也想不到吧？”老马道。

“就这几天工夫？”老周问。

“肯定不是这几天的问题。其实，早就有许多迹象显示，她背着我绝对有人。”老马又恢复了慢悠悠的讲话节奏，“我本来估计，就她这能耐，撑死也就是迷住个打工仔什么的，她要真是想去好好过日子，我也就成全她了，毕竟不能捆住她一辈子不是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居然能缠住一个银行的小科长，有家有孩子的。也不知让她给下了什么迷魂药，那###，竟离了婚，房子家产啥都不要，外边租间房，跟娟儿登记了。”

老周一言不发，只管瞅着老马。

“这娟儿啊，显然也很了解我，知道以我的为人，怎么也不会坏她的事，所以，一直瞒了我这么久，直到必须揭锅了，才跟我三言两语介绍了个大概。”老马眼瞅别处，只管絮絮道来，“好像我这儿就是她旅途中的一个客栈，免费吃喝玩乐外带搜刮，啥时候想走，抬手打个招呼就走了。还说什么，也知道我这人挺好，挺感激我为她做的一切，永远不会忘记我，但现在的老公既然为她付出了这么大牺牲，自己也不能对不起人家，所以，往后我们就尽量别来往了吧，以免不留神露出点什么，让老公知道了伤心。”

老周嘴半张，直点头。

“真是什么人都有啊。”老马最后总结道。

老周吸半天冷气，啧啧嘴，道：“要说我还真挺佩服那男的。”

“可不吗，”老马道，“凡是###都值得佩服。”

老周笑道：“本来我还想说，我也挺佩服你。”

“你最该佩服的是娟儿。”老马道，“咱还以为是占她的便宜了呢，其实人家是把一串老爷们运作于股掌之上。”

俩人一唱三叹，感慨万千。

“其实你该这么想，她反正早晚都得嫁人，无论甩给谁，对你来说有区别吗？这总比继续缠住你不放要好吧？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？”老周宽慰老马。

“跟我你还用扯这种老生常谈？”老马道，“也就是暂时别着个劲儿，过两天就好了。”

老周点点头，不再说啥。看起来，突然被摆了一道，只是导致老马郁闷的一方面。关键还是，他从前大概以为，娟儿即便嫁了人，也会继续跟他保持老炮友关系，那跟从前也就没啥质的区别。想不到人家一点念想都不给他留，好像过去的那些彼此付出，都只是些黑道的买卖关系，钱货已两清，谁也不欠谁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。要早知这样，又何必选择这种批发型的交易方式呢，到路边的“零售店”去找小姐，岂不更合算！

这么一想，确实令人同情。但老周能做的，也就唯有祝愿他早日康复。